



# 速寫陝北九十九

角 麟 著

少年知識叢書

---

少年知識叢書之一

速寫陝北九十九

(又名從上海到虜施)

---

角 麟 著

---

---

上海少年知識出版社發行

---

---

少年知識叢書之一

---

速寫陝北九十九

---

二十六年五月初版

---

實價國幣二角

外埠酌加郵運費

---

---

著者： 角

---

主編者： 陸杭

---

發行者： 上海青島路七十七號  
少年知識出版社

---

顧

洛華

---

# 速寫陝北九十九 目次

---

- 一 就食西北·····(1)
- 二 曲折的時間·····(1)
- 三 不流的溪流·····(2)
- 四 平原小塊·····(3)
- 五 紅葉黃沙·····(5)
- 六 好像散步一樣·····(6)
- 七 兩毛錢一段·····(6)
- 八 土穴·····(7)
- 九 兩種軌道·····(8)
- 一〇 古物所以留存·····(9)
- 一一 沙河·····(10)
- 一二 爛泥塘·····(12)
- 一三 禍福由人·····(13)
- 一四 關山不難越·····(13)
- 一五 異族的歧視·····(14)
- 一六 不能怪他們·····(16)
- 一七 淹沒在灰塵里·····(17)
-

- 一八 壺中生火..... (18)
- 一九 上菜總好吃..... (20)
- 二〇 友邦的經濟誘惑..... (20)
- 二一 毀了唱片有什麼用..... (21)
- 二二 怎樣募捐..... (22)
- 二三 精神的飢渴..... (23)
- 二四 至少可辦三十個..... (24)
- 二五 說來是三個鐘頭..... (25)
- 二六 必須帶口罩..... (28)
- 二七 不是特殊情形..... (28)
- 二八 還要帶風鏡..... (29)
- 二九 糖果就是小菜..... (29)
- 三〇 還是坐馬車好..... (30)
- 三一 爲什麼會分清濁..... (32)
- 三二 兩個人打架..... (33)
- 三三 沒有澡堂..... (34)
- 三四 注重吃..... (35)
- 三五 藥店很多..... (36)
- 三六 嬰兒就會抽鴉片..... (37)
- 三七 病夫的命運..... (37)

|    |         |      |
|----|---------|------|
| 三八 | 兩個城     | (39) |
| 三九 | 文風的現狀   | (39) |
| 四〇 | 買牲口     | (40) |
| 四一 | 開發西北    | (42) |
| 四二 | 某種動物    | (42) |
| 四三 | 他們的要求   | (43) |
| 四四 | 深夜的掙扎者  | (44) |
| 四五 | 九曲明珠穿不得 | (46) |
| 四六 | 棗子      | (47) |
| 四七 | 汽車的專利品  | (49) |
| 四八 | 史他汗諾夫   | (50) |
| 四九 | 墨索里尼    | (51) |
| 五〇 | 樹上飛行    | (53) |
| 五一 | 如坐飛機    | (54) |
| 五二 | 荒城的旅店   | (55) |
| 五三 | 翻山越嶺    | (56) |
| 五四 | 高原的小城   | (59) |
| 五五 | 他自己有行李  | (59) |
| 五六 | 農業的中國   | (62) |
| 五七 | 必定要坐軍用車 | (62) |

|    |         |      |
|----|---------|------|
| 五八 | 普遍的問題   | (64) |
| 五九 | 難得保險    | (65) |
| 六〇 | 好不威風    | (66) |
| 六一 | 好聽的名詞   | (67) |
| 六二 | 我愛這一段地方 | (69) |
| 六三 | 果然言不虛傳  | (70) |
| 六四 | 良民      | (72) |
| 六五 | 白熊      | (73) |
| 六六 | 這真是「洗塵」 | (74) |
| 六七 | 請老百姓洗澡  | (76) |
| 六八 | 熱氣管     | (76) |
| 六九 | 兩種說法    | (78) |
| 七〇 | 還是有肉吃   | (79) |
| 七一 | 柿子      | (80) |
| 七二 | 冷清清的    | (81) |
| 七三 | 陽光很短    | (82) |
| 七四 | 是岸      | (84) |
| 七五 | 偷偷地看他一看 | (85) |
| 七六 | 學生們的禮貌  | (86) |
| 七七 | 想到南國的女兒 | (88) |

- 七八 帶回來一些蝨子……………(89)
- 七九 決定與城共生死……………(90)
- 八〇 留一連人也不行……………(91)
- 八一 是人靠不住……………(92)
- 八二 一切要負責任呀……………(93)
- 八三 把人抓來沒有……………(94)
- 八四 才明白了真象……………(95)
- 八五 夜半鎗聲……………(96)
- 八六 縣長走了以後……………(97)
- 八七 新文字的出台……………(98)
- 八八 新文字的難關……………(99)
- 八九 不能上課了……………(100)
- 九〇 五百塊錢……………(101)
- 九一 五十袋麵……………(102)
- 九二 這叫做越俎代庖嗎……………(103)
- 九三 我們吃草的時候……………(104)
- 九四 爲什麼不取消房租……………(106)
- 九五 先甜後辣……………(106)
- 九六 是給人家[共]來的……………(107)
- 九七 從來沒有的……………(108)



**九八** 保護教堂…………… (109)

**九九** 衝破了三邊的神祕國…………… (109)

## 一 就食西北

在民國十八九年，西北大旱，萬里黃沙，樹皮草根都吃光了。跑得動路的青年人，就跑到外面去。有的從綏遠過熱河，一直跑到黑龍江，到最近才跑回來。老的，小的，跑不動路，只好活活的餓死。

那時候，西北軍曾經喊了一個口號：「就食江南」，因而打了一次大仗，戰線延長了幾千里，時間將近一年，耗費了若干萬萬金錢，死掉了若干萬生命，至於打斷了手，打瞎了眼睛，現在還留在人間的，也不知有若干萬。

這場戰事，外國人稱讚他是：「比歐戰還要偉大的內戰」。西北軍打敗了，他們要「就食江南」的目的，自然也隨着戰敗而幻滅。

可是，這幾年來，東北，華北，有很多的人跑到了江南，江南容納不下，於是，自然而然地，江南的人要掉過來，「就食西北」了。

我也就是這裏面的一個。

## 二 曲折的時間

火車到了南京的下關，下去了一大批客人。停了許久，車身忽然向後退，又向前進，前進又後退，這樣，來來去去地換了幾條鐵軌，才轉入過江的渡輪。渡輪上有三道鐵軌，火車要分成三列安置。一個火車頭來回跑了六次，才把火車完全運上渡輪。到了對岸，這一個火車頭又要來回跑了六次，才把火車完全運下渡輪。上了岸，又來來去去地換了幾條鐵軌，才轉入浦口車站。上來了一大批新的乘客，然後再向北行。

早上七點半到下關，現在已經十點半。這一段曲折，算起來，時間要化了三個鐘頭。

### 三 不流的溪流

時季已經是到了秋末，當然要表現一種蕭條的景象，然而地理的條件，過了滁州，就顯然覺得是北方風味了。

一座座并不高大的土山，山上都鋪滿了黃草。一幅幅比較寬大的平原，這平原也只是一些黃土。平原的低凹處，彎彎曲曲地有一些沙河，在多雨水的春夏天，這河裏，想來也不只是沙而一定還裝滿了水。但現在，只看見沙的表面上，間或有一條條的脈搏，這脈搏就是一

條條小小的溪流。

其實，說他是溪流，也並不十分恰當，因為溪是有的，但多數並不一定流。

#### 四 平原小塊

到了蚌埠，火車慢慢地穿過了淮河鐵橋，展開在眼前的，就是一望無際的平原，一直要到徐州，才從平地裏聳起了山脈。

這一望無際的平原，要是把他開闢成集體農場，當是多麼的偉大！然而，他現在是一些零零碎碎的小塊塊。當初要把這大平原劃成這樣的小塊塊，是爲了適宜於發展各人的財富吧！但，現在各人的財富，不惟不能發展，反而一天天的破落，破落得而且沒有法子維持了。

看吧！小塊的土地上面，東一片，西一片，長着一些半死不活的麥草，又有一堆堆饅頭樣的墳塋，還有，就是一些小樹圍着的，好像帳幕一樣的茅草房子。



## 五 紅葉黃沙

秋天的紅葉，是多麼美麗的題材，他比春天的紅花來得和諧，來得沉靜。多少詩人費盡了心思來讚美，多少畫家費盡了筆墨來形容。在粵桂是不容易看到的，在此時的江南也還不多見。而在今天這短短的旅程中，我已嘗盡了眼福。車道的兩旁，茅房的四週，他們到處向我招手，向我微笑。

然而，討厭的，陽光表現得模糊，車箱裏也表現得昏迷，半天空好像籠罩了烟幕，這就是北方的沙塵。據說：大戈壁沙漠南下，已經通過淮河，到了江北。難道幾年前已經造成了西北的大旱災，到現在還要在津浦鐵路上來逞他的餘威嗎？

倘若人工有了計劃，開運河，造林，則若干年後的秋天，再從這鐵道上經過，恐怕那鮮豔的紅葉，已經把這昏糊的沙塵鎮壓下去，使我們的心靈只有和諧的快感。

這沙塵便好像法西斯的侵略者所製造的火藥氣，而紅葉便好像和平民衆所抱的熱心，以及抗敵將士所流的鮮血。

## 六 好像散步一樣

平滬通車，是夜十二時從上海出發，第二天下午五時半到了徐州，馬上轉隴海車，六時半開行。

通車，當然是特別快。從徐州向西行，不到兩個鐘頭便過了碭山。這樣計算起來，明天的十二點鐘，也就可以到西安了。

然而，過了鄭州，不知什麼緣故，他忽然變得慢，簡直像穿着長袍馬褂的老頭子散步一樣，變成了特別慢了。

沉重而遲慢的車輪聲，就像老頭子的大搖大擺。心裏急切地有所期待，聽起來十分煩燥。有時候，他又好像發瘋一樣，好像奪錦標的運動員賽跑一樣，拼命地跑起來。這自然令人聽了興奮。但不到五分鐘，他又好像氣窮力竭的一樣，慢下來，慢得好像走也走不動，又不免令人聽了有些氣餒。

心境在這一張一弛的煩燥中，到了第二天的夜九時，才踏進這西北的古城——西安。

## 七 兩毛錢一段

在隴海車上喝茶，兩毛錢一段。從徐州到碭山，從碭山到開封，開封到鄭州，鄭州到洛陽，陽洛到潼關，潼關到西安，共計是六段。不過二十六七個鐘頭，喝茶就要一元二毛錢。

鐵路帶來了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火車上的茶房，也要重重地向旅客身上來搾取。

## 八 土穴

從徐州到鞏縣的一段路程 都是在夜裏經過，偉大的夜神，把地面的一切都吞沒了，什麼都看不見。到了鞏縣，天亮了，才看見外面的一切景物。

遠遠望去，這所謂北方的平原，似乎是一望無際的平坦。但實際上，在近處看起來，也有很大的高低。有的地方，要比鐵軌低下若干丈；有的地方，又要比鐵軌高出若干丈。

比鐵軌高出若干丈的地方 雖然沒有岩石，但却是神工鬼斧砍下來的土壁，土壁的頂上 是平地，種着麥子，種着菜，或者是荒草。而土壁的中間，就鑿成若干個大大小小的土穴 這些土穴，就是當地民衆所居住的房子，據說：住在裏面，冬暖夏涼 非常舒適。他們是把這



土穴當成宮殿一樣的看待了。

土穴的內部建築，有的是用磚，有的是用未曾燒煉過的土磚，有的是什麼東西也不用。這當然是看他的經濟情形。至於大小寬窄，那就根據他一家人口的多少。

土穴隨時要崩潰，一路都可以看見崩潰了的痕跡，崩潰了，鑽進裏面，又在土壁上鑿一個，這也是很方便的。

門都是弓形，有的就是一個空空洞洞的門，什麼東西也沒有，有的掛着一張布簾或一張竹簾，有的是木門，有的更是西式的玻璃窗。

雖然經濟地位比較高的人，要把這土穴的外形，極力染上資本主義的色彩；但他的內容，與原始的穴居，距離畢竟不遠。

## 九 兩種軌道

在這凸出的鐵軌的旁邊，隨處並列着一道低凹的土軌。這土軌，就是當地民衆所用的大車所通行的路線。

大車的發動力，有的是三個牛，有的是兩個馬，有的是一牛一馬，有的只一牛或一馬。

很大的車輪 多數是用木頭做的，而在邊緣上包着很厚的鐵皮，有些也改用舶來的，汽車用的橡皮輪子。

雖然改用了舶來的橡皮輪子，然而畢竟是非常笨拙的大車 如果我們要自豪的話，也可以說這是五千年來的古文明。但在這二十世紀的一日千里的火車旁邊，還保留着這五千年的古物 我們又不免要感到自悲。

雖然這五千年的古物是一天天的在沒落，但他還是在沒落中掙扎 極力與這一日千里的火車相抗衡。在現階段 這一日千里的火車 在此地還是不容易消滅這五千年的古物。但是。反過來，如果這五千年的古物，在現階段被這一日千里的火車消滅了的話 那麼，在這低回的軌道上掙扎生活的人們，又將怎麼辦？

## 一〇 古物所以留存

從華陰上來一個鄉下婦人，帶着一個女孩要到渭南去，這個女孩是已經打了半票的，但查票員一定要逼着他補全票。

既然不像上海某種汽車上一樣，火車上也以身材的高度做標準，那麼，年齡上的爭論，彼此自然可以各執一詞。

雖然各執一詞，但這爭論的姿態，顯然有很大的差別。查票員是兇頭兇腦像雷公，而那鄉下婦人就差不多要磕頭。

鄉下婦人確實沒有錢，就是磕頭也無用。而查票員也掌握着一種權柄，這權柄比爭論的力量更大。因此，彼此也用不着儘爭論，查票員氣冲冲走了。

鄉下婦人哭啼啼的說：「曉得是這樣，倒不如坐大車」。這句話給了我一個啓示，我明白了，那鐵軌旁邊的土軌，那五千年文明的古物，其所以能夠保存，這也就是一個道理。

## —— 沙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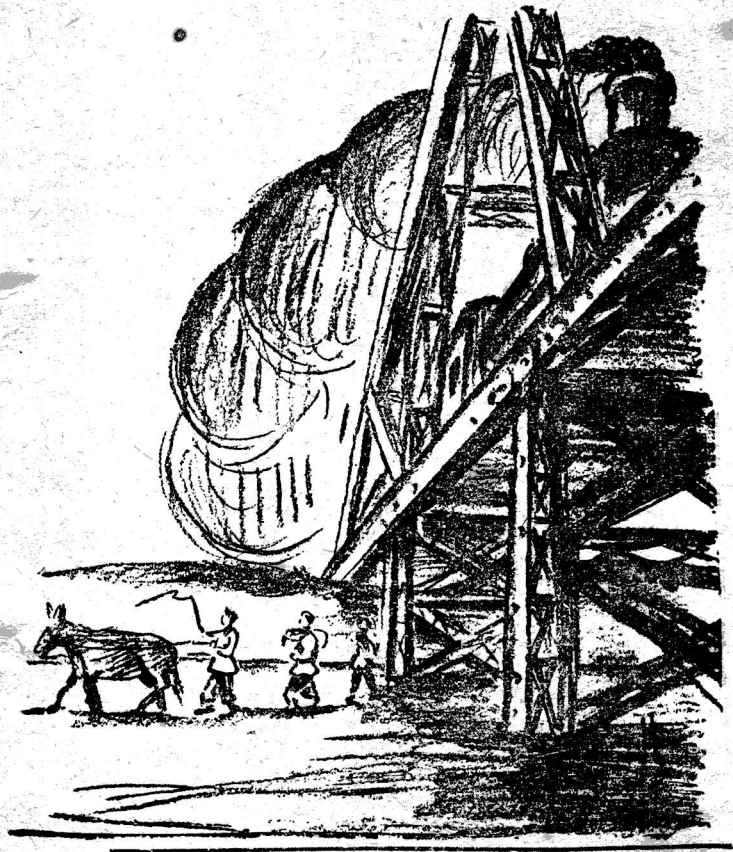
火車常常發出「孔隆，孔隆，」的響聲，在南方，我們知道這是過了一道橋，而橋下一定是流水；在這裏，橋是有的，但橋下沒有流水，而是黃沙。

遠遠看去，這些黃沙在太陽下放著金光，儼然是一道汪洋的河水。等你走近他的身邊，才知道他是枯燥得不生一草的沙漠。

沙漠上有彎彎曲曲的人行道，裏面還包藏着許多飯碗大的不規則的橢圓的石頭。從這些石頭的身上，可

以想像到，在雨季，他一定是一條湍激的河流。但雨季過了，這河流便枯涸下來，而只在黃沙上造成了彎彎曲曲的人行道。

人行道上，當火車經過的時候，自然也有一些呆頭呆腦的人們，停住腳，睜大眼睛，向着火車呆看。但有的



地方，却有人趕着騾駝在沙面上跑，或者是一兩個牧童趕着羊羣在橋下奔馳。

大車雖然走得慢，但車夫對待這鄉下婦人，絕不會這樣兇頭兇腦。

到了渭南，這婦人是跟隨着警察去了。

## 一二 爛泥塘

從陝縣到潼關，隨處都聳立着若干丈高的土壁，土壁上沒有草，沒有樹，當中也沒有土穴，但却綿延着無限的長。

這綿延着無限長的土壁下面，便是在世界上很有名而在國內也稱爲三大川之一的黃河了。

雖然我們的詩人讚美他是：「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但他並沒有「風帆」，也沒有「沙鳥」。他的面積雖然很大，但有水的地方却很小。說很小，自然也不恰當。因爲他是極不規則，有的地方擴展得很寬，但有的地方又收縮得很窄。

看起來，水並不深，而且更不是「奔流」。他是懶洋洋的，好像一動也不動的死水。這死水，被範圍在光滑的潮濕的爛泥裏面，說他是大水過後的爛泥塘，那是十

分恰當。

### 一三 禍福由人

黃河是中國的敗子，因為他發一次脾氣，要毀滅了若干萬財產和生命。

大禹因為治水有功，所以後來做了皇帝。但現在認真考察起來，黃河之成為敗子，就是他弄出來的。

因為，他看見他的父親沒有把水災治好，被放逐到羽山去，他的心裏很害怕，他想很快的成功，於是，他就偷懶取巧，只顧目前的便利，選擇容易下手的地方開工，而不管以後的利害。當時，水是治好了，但以後，水來的時候，若干萬人遭受他的兇橫殘暴，水退了以後，就成了這死水樣的爛泥塘。

幾千年來，黃河的水患，大家都認為是天災，弄明白了，就知道是人禍，由人造出來的禍，自然也可以由人把他變成福，但這也不是現階段可以完成的使命。

推而至于其他的一切所謂天災，都是如此，都可以用人工把他避免，都可以由人把他變成福。

### 一四 關山不難越

如今的靈寶，就是當年的函谷關，所謂車不得方軌，騎不得并轡。幾千年保留下來的傳說，這裏的地皮，曾經被踐踏過聖人的足跡。過此二三百里，便是從來兵家所必爭，而緊扼着三省咽喉的潼關。

火車從這些地方跑過的時候，我從車窗伸出頭去探望，總想像不到「老子騎青牛」的風度，也看不出這「一夫當關，萬人莫敵」的險阻。

華山聳立在眼前，雖然綿亙着百餘里，但也沒有多久的時間，他的影子便消蝕在火車後面去了。

「關山難越」這句話，如今是不能存在了。如果有人還幻想着關山的險阻可以保障國土的安全，那就請看今日的山海關，竟是誰家的天下。

如果大家還是意圖等待，或竟存心退到「堪察加」，則這西北的雄關，不久就要踏遍敵人的坦克，而華山的高處，也要插上「友邦」的太陽旗了。

## 一五 異族的歧視

在鄭州時上來了六七個客人，他們的樣子，和漢人雖差不多，但認真觀察起來，畢竟還是有不同的地方。

骨骼粗大，皮膚結實，顏色是深黃帶紅，而毛髮也

表現得堅硬。說起話來，雖然我們聽不懂，但也只覺得他像某地的方言一樣。

戴着很大的皮帽，穿着很厚的皮袍。我們從南方來





的，到此地感覺到很冷，但他們却嫌太熱。胸口敞開，除了腰間束着一條粗大布帶子而外，鈕扣是統統不扣的。脚上是半長統的寬大的皮靴。

一個字紙簍樣的瓦罐子，裝着牛油，用小刀子從瓦罐裏取出牛油來，塗在麵包上，吃早餐。還有一個字紙簍樣的瓦壺，裝了茶葉，向火車上的茶房要水來泡茶，茶房就搾取他兩毛錢。向茶房借一個茶杯，茶房也要搾取他兩毛錢。

一個六寸長的玻璃框子，裏面裝着釋加牟尼的佛像。佛像的蓮座下，還有班禪的照片。每天早晚，他們都要向這玻璃框子行禮，

他們是從北平來的，在北平住了六七個月，只有一個人學會了一些通常用的漢話。許多漢人對他們發生了很大的興趣，都跑去和他們交談。

但這種興趣，並不像對於白種人或者對於我們的「友邦」那樣的敬畏，而從笑聲當中，很明白的可以看出，是一種輕蔑。

## 一六 不能怪他們

他們只知道他們是西藏人，現在是要經蘭州回去。

但並不知道西藏是在中國。從前，譚云山先生在印度太戈爾先生所辦的國際大學裏 遇着了一個西藏人，他只會說一句漢話：「你從什麼地方來的？」此外，他就不會說什麼，也不知道西藏是屬於中國。

漢人對這種情形要奇怪吧！但這是不能怪他們的。

這一幅所謂「五族共和」的「秋海棠葉」，當初劃界的時候，究竟是出於漢族的武斷，還是和衷共濟地經五族推舉代表來共同製成？

辛亥革命給了他們什麼利益？辛亥以後二十多年來的內戰 又給了他們什麼影響？這五年來的國難，自然也和他們痛癢無關，雖然我們的「友邦」要把我們整個的吞滅，恐怕他們也沒有什麼救亡運動。

自命爲神明華胄的漢族，在某一方面說起來，文化水準自然比他 高。但對於文化水準低落的異族同胞，究竟又盡了多少提攜扶持的力量？

## 一七 淹沒在灰塵裏

從蚌埠以北到徐州，轉隴海路，天空的陽光，都很暗淡。一路車站上的月台，房屋，都蒙上一層黃色。隴海車上的座位，茶房一天要用鷄毛帚來刷好幾次。到了西

安，這秦漢的故都，城牆上，屋頂上，樹葉上，街道上，都堆滿了灰塵。

汽車，馬車，腳踏車，黃包車，在馬路上經過的時候，都會捲起一陣烟幕，令人眼睛不敢張開，而且不敢呼吸。從家裏出去走了一趟回來，鞋子要脫下來抖了又抖，衣服上也要拍了又拍。臉上必須用刷子先刷一下，或者用乾手巾先抹一下，才能用水洗。洗臉水是黃色，稍稍停一下，盆底就鋪了一層沙塵。喝茶或者喝開水的時候，也是一個樣的。

到飯館裏吃飯的時候，飯在嘴裏嚼起來，會發出「吵，吵，吵！」的響聲。

在這古城的四週，有秦阿房，漢未央，坑儒谷，華清池，還有壩橋，鴻門，當年帝王游燕嘯傲發揮淫威的古蹟，如今都淹沒在這黃色的灰塵裏。

## 一八 壺中生火

這裏的水有兩種：一種叫做「苦水」，一種叫做「甜水」也就像南方所喊的「鹹水」和「淡水」，但苦水不是鹹而真是苦。

苦水是隨處都有井，甜水則須用火車從城外的河

裏去運來。

苦水只能洗東西，要甜水才能吃。

但在一般勞働者羣，則沒有這種分別，無論「洗」或「吃」，大多只能用苦水，而無力用甜水的。

也和江南一樣，有專門以燒開水爲職業的開水房，一般人家要喝開水，就到開水房裏去買。裝兩磅半的溫水瓶，在上海要不了半個銅板，而此地則五個銅板也裝不滿。

燒開水所用的工具，不像京滬一帶的缸或鍋，而是壺。一個灶上，同時燒着五六個鉛壺或錫壺。

從壺底穿一個孔，通過壺心，到壺肩。灶旁都有風箱，風箱抽起氣來，火焰就從壺肩的小孔裏射出。這也許是不要火焰從壺旁射出，而浪費了火力的緣故吧！也可以說是一個巧妙的辦法。

如果是在夜間從開水房旁邊走過，就可以看見火焰從壺肩的小孔裏一直射到街上，照着街上也放了光明，對於步行的人，也有多少幫助。

在鄉下，雖然有河，但河身很低，河水不容易拿來灌溉。他們的麥田或者一些少數的菜地，是用井水灌溉的。至少是七八丈深的井，井旁有一個木輪，輪上有

繩子，用繩子把桶吊下去，一桶一桶的把水提上來。一塊麥田，一幅菜地，要多少時間才能灌溉得完？

## 一九 上菜總好吃

這裏不出米，米的價錢，自然比江南要貴。但這裏是出麥，而麪的價錢，也比江南要高。菜蔬要比上海貴兩三倍，因為菜蔬很少，在上海，一個月八元錢可以吃的飯，而在此地至少是要十二元。

豆腐，也許是因為水的關係，他的顏色，分不出是藍，是紫，是黑。他的味道，辨不出是苦，是酸，是澀，

七八年來，東奔西跑，童年時在家鄉所養成的口味，漸漸把他消磨而得到混合。但初到一個地方，總有一段時間，不容易成為習慣。

然而，有朋友請到大菜館裏去吃飯的時候，無論一種什麼菜，我的舌頭，都不會感到不舒適。

因此，得了一個結論，無論什麼地方，上層人士的菜，總適口，總好吃。

## 二〇 友邦的經濟誘惑

這裏的獎券有三種：第一種，當然是幾乎遍佈了全

國的航空獎券。第二種，是黃河水災獎券。第三種，名字，叫做「大陸利益」正券每張售價兩元，每條兩毛，頭獎一萬五千元。還有附券，每張售價一元，每條一毛，頭獎一萬元。這正附兩券，差不多半個月開一次獎。

兩毛錢就可以得到一千五百元的厚利，這是多麼大的誘惑！

然而，他是照五成給獎，如果售券不多的時候，還要再打折頭。

發行這個獎券的總機關，設立在天津，名字叫做：「中日利益株式會社」。

嗚呼！這「大陸」的「利益」，也已經伸展到了西北的內地，用他那表面的嘻笑，來吸吮我們的民脂民膏了！

## 二一 毀了唱片有何用

東北的民衆與士兵，逃亡到了西北，他們要和西北的民衆士兵打成一片，從西北出發去收回東北。

有些報紙表現了抗敵的情緒，尤其是許多雜誌，更充滿了抗敵的作風。他們討論着「怎樣可以打回老家去？」有人對他們說：「××是中國幾十年後幾千里外的敵人」，他們便馬上提出質問：「佔領東北的是誰？佔領

華北的是誰？」有人對他們說：「要講孝道」他們便馬上痛哭起來：「我們的父母在東北被人慘殺，我們的祖坟被××挖了」。

這些雜誌，多是出自東北民衆的筆尖，確實也劃出了東北民衆的要求。

東北士兵天天唱着「打回老家去」的豪歌，他們的歌聲震破了這古城的荒漠。

我們的「友邦」，在上海逼着百代公司把「打回老家去」的留聲片毀掉，這除了表現他的愚笨，野蠻，兇狠，更令我們增加了忿怒的情緒以外，究竟又有什麼用處呢？

留聲片雖然可以毀掉，但每個人的喉嚨是毀不掉的。老家必得要打回去，這歌聲也永遠無法消滅。

綏東戰事剛開，聽說：張學良將軍就打了一個電報給閻錫山「你不要走上我的舊路：」

## 二二 怎樣募捐

綏東炮火一響，在西安的「東北民衆救亡會」，首先就在報紙上公開募捐，援助綏東抗敵戰士。接着就是全市的大中小學生，一律總動員。

他們募捐到我的面前，我便借這個機會和他們談話，跟着他們走了一些路，貢獻他們一些意見：

要認定這不僅是爲了要錢，而最重要的是擴大宣傳，擴大教育。

爲了避免重複，應有系統的組織，平均的分配，把全市劃分爲若干區，每區有指定的負責者。

要有簡單明瞭的宣傳品，可先一日分發給各商店及各住戶，並加以口頭說明。過一日再去收錢，須有收條，並要在報紙上公開報告。

最好，是引導各商店各住戶發起一個組織，由他們自己來經收，匯兌。

路上行人，尤其是一般文盲大眾，借這個機會給他們說明，在錢的方面，他捐一兩個銅板都好。

對於兵士，可不必要他捐錢，但必須使他懂得這次募捐的意義，以及士兵所應有的天職。

對人說話的時候，態度一定要和氣，無論別人捐錢與否，都不宜有一點責備的口吻。

## 二三 精神的飢渴

西北的文化水準 一般的說起來，自然是比東南爲



低，但這只是後天的環境，而絕不是先天的遺傳。

書店雖然有好幾家，但新的書籍雜誌是很少。看到的時候，真是供不應求，一下子就賣完了。

喜歡買這些雜誌的，自然是一些青年學生，而軍隊裏的下級軍官，更是不少。他們去得遲了一點，買不到，臉上就表現一種極不愉快的色彩。

認真說起來，他們也只是一塊麪包，但他們要極力分出半塊來做精神的糧食。(註)

「爲文化而奮鬥」的書店，大概是怕虧本，所以就不管這些青年們的精神上是怎樣的飢渴。喊着「開發西北」的金融家，自然也不願意投資到這文化部門。

對於提高文化水準，如果政府是有了關心的話，這些新的書籍雜誌，應該要用飛機輸送。任是怎樣偏僻的地方，都要盡力隔天就能送到。如果那地方可以銷一百份，那無妨送一百五十份去，因為他是能夠發展。除非是這雜誌的本身不行，他的銷數才會自己減少。

(註)讀季墨德說：倘若你有兩塊麪包，你應該拿一塊去換一朵水仙

花來看。因為麪包是肉體的糧食，水仙花是精神的糧食。

## 二四 至少可辦三十個

陝西的教育當局大概是注意到幼稚教育的重要吧，所以用兩萬塊錢做開辦費，在西安開辦一個大規模的幼稚園。

用兩萬塊錢來發展幼稚教育，這數目實在是太少。但用兩萬塊錢來開辦一個幼稚園，這就大有商量的餘地。

他們所修造的西式洋房，自然很壯觀，但就幼稚園的用途來說，也就大有斟酌的必要。

僅僅一個幼稚園，雖然規模很大，但究竟能容納多少兒童？而且這許多兒童，又多數是什麼人家的子女？在現狀之下，幼稚園里的教育，對於這一般人家的子女，究竟又有多少補助？

這自然不是雪中送炭，但也說不上什麼錦上添花。

我們替陝西的教育當局打算，那應該學習西南的所謂「模範省」一樣，把這兩萬塊錢分一半來培養師資，另一半分配到各縣去作開辦費，那至少可以開辦三十個幼稚園。

## 二五 說來是三個鐘頭

從西安到三原，坐汽車，說起來是三個鐘頭的路

程 早上九點鐘開車，至多下午一點鐘可以到。

走出西安十多里，汽車出了毛病，修理，耽擱了十多分鐘，再走了十多里，前面的車輪破裂了一個，換車輪 又耽擱了一個多鐘頭。

到了咸陽，過渭河，一個木船裝兩個汽車，十多個人搖槳，來回一次，至少要半個鐘頭。兩岸各有十多架汽車，後到的汽車，當然要等上幾個鐘頭了。

隴海路向西延長，已經通過了咸陽。到了寶鷄，離鐵橋幾丈遠 有一道木橋，是修來過汽車的。那十多架汽車快要從船上過完了，剩下的三四架，忽然可以從橋上過來。要不了五分鐘，就可以過去，大家的心里當然很歡喜。

但因為今天是第一次開橋，已經過去了，又要開回來，還把黃包車馬車，都開到橋上，要照像。還要燒香，點燭，磕頭，放炮，又耽擱了一個多鐘頭。

此後，隨時要出小毛病，隨時要修理。到了涇河，又是從木船上過去，又耽擱時間。到了涇陽，停了一下，就發不出電來了，又花了許多時間來修理。

下午五點鐘，才到了三原。



## 二六 必須帶口罩

在西安動身的時候，朋友們要我買口罩。我雖然答應他們買了，但心裏還以為不在乎。

汽車上的灰塵，多到什麼程度呢？坐在你前面的人，你看不見，坐在你旁邊的人，你也看不清他的面目。你簡直不敢呼吸，只好閉着眼睛。但眼睛不能儘閉着，偶然一張開，你又差不多要停止呼吸了。

那裏來的這許多灰塵呢？

路上的灰塵堆了七八寸厚，汽車在上面跑起來，這許多灰塵，自然要向着空中鼓舞。

那麼，你不會關着窗子嗎？

不錯。但汽車裏也堆着二三寸厚的灰塵，你將怎麼辦呢？而況有許多車子，根本就沒有玻璃。

因為汽車裏的灰塵，公司裏根本就不打掃。

## 二七 不是特殊情形

也許你會懷疑，這不過是特殊情形，難道每架汽車都是這樣嗎？

是的，當初我也是這樣想，我只以為是我的運氣不

好，偏偏坐着這樣一架壞汽車。

但是，到了三原和許多人談起來，才知道完全一樣，大家的運氣都不好。無論從西安到三原，或是從三原到西安，都如此。

有時候，甚至要耽擱到夜裏七八點鐘，才能到。

這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裏所應吃到的苦頭吧！

## 二八 還要帶風鏡

冷風從窗子裏射進來，好像刺一樣，刺痛你的臉孔。如果你只帶了通常的眼鏡，那是簡直無用的。他既遮不住灰塵，而且更遮不住風。

許多人的眼睛都受了傷，我的眼睛也流了黃水。黃水在眼毛上凝結起來，張不開。

因此，你必須帶風鏡。風鏡有毛，既可以遮灰塵，又可以遮風。

雖然有許多嫌他的樣子難看，帶起來，好像貓頭一樣，但他對於保護眼睛，是有很大的作用。

## 二九 糖果就是小菜

因為說起來是三個鐘頭就可以到，當然不必帶什麼吃的東西，路上也沒有飯館麪館。

在渭河渡船的時候，時間已不早，看情形，一定要很遲才能到三原。肚子餓了，想買東西吃，但有什麼東西可吃呢？

栗子，花生，柿子，糖果，這些都不能充飢。可以充飢的，只有大餅。

一寸多厚，一尺多大的大餅，既不像南方的燒餅一樣，有芝蔴，有鹽。也不像南方的油餅一樣，有油，有蔥，他就是什麼東西也沒的很乾燥的大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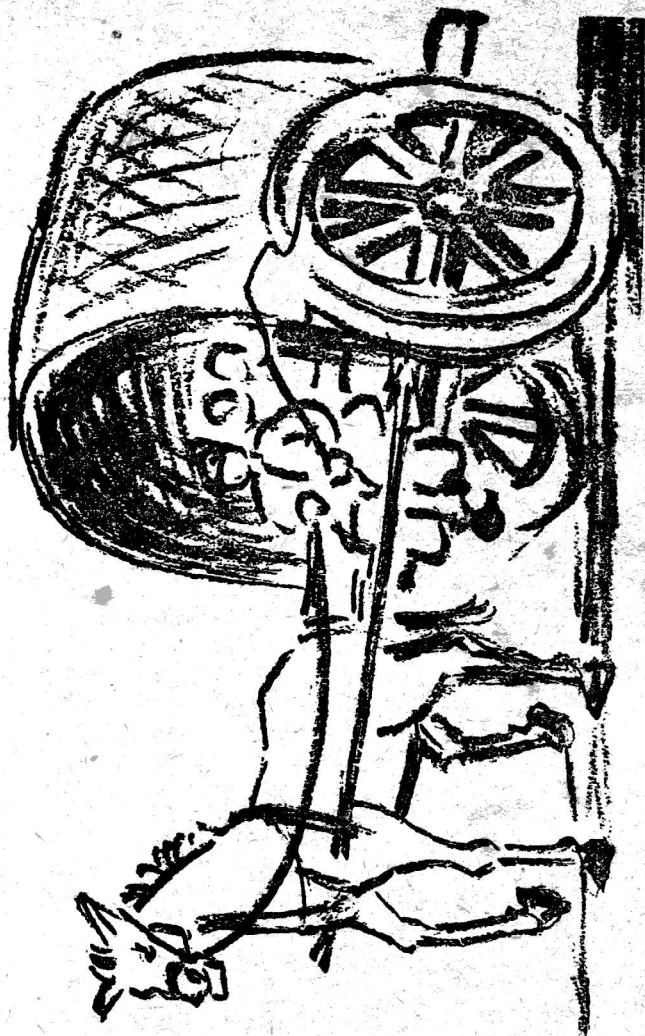
很乾燥，又沒有開水，我這從南方來的旅客，又是文化圈子裏的工作者，這東西真不容易吃。

我買了幾個用玻璃紙包着的糖果，把他當成小菜，這樣，吃了半個大餅。

### 三〇 還是坐馬車好

在沒有汽車以前，西北的交通工具，主要的是馬車，現在雖然有了汽車，但短途的行程，還是坐馬車好。

馬車的速度雖然比不上汽車，但不會出毛病，不須要修理，耽擱時間。從西安到三原，不必繞過咸陽和涇





陽，就從草灘鎮一直去，有九十里。雖然也要經過渭河與涇河，涇河水淺，就從水裏走過去。渭河雖然也要渡船，但一個船可以裝八九個馬車，也不像汽車那樣麻煩。所以，早上九點鐘動身，下午三點鐘就可以到達。

汽車的票價是二元二，兩個人合坐一個馬車，每人只要一元一二毛，就是多帶點行李，也不另外加錢。

這馬車不像南方或西安城裏的一樣，橡皮輪子，有椅子式的座位，有玻璃窗。他只是兩個很粗大的木輪子，兩根笨拙的木杠上，架着一個漁舟式的蓬子，要坐就要盤着膝，要睡就得蜷屈着身子。

他的振盪力不大，而且每天都要拂拭，所以並沒有汽車上那樣的灰塵，冷風也不會刺痛你的面孔。

渭河南面的草灘鎮，涇河南面的高莊，都有小館子，賣麪，賣飯，你也不會餓肚子。

橫豎是要擔擱一天，坐汽車還是不如坐馬車好。

我并不是要提倡馬車來抵制汽車，但既然生長在這半殖民地的中國，你有什麼法子可以坐好的汽車呢？

### 三一 爲什麼會分清濁

無論坐汽車或者坐馬車，都要經過這涇渭兩條河，

涇水清 渭水濁。

十多年前，在家鄉讀古文的時候，就讀熟了一句「涇渭不分」。這所謂「涇渭不分」，就是借這兩條河水的顏色，來比喻一個人不明白道理，分不清是非。

那時候，因為在家鄉的山國裏所見的河水都是清的，於是就很懷疑，為什麼涇是清而渭會濁呢？

其實，也沒有什麼希奇的地方。

渭水是從很高的土山上沖下來，水勢大，混合了許多泥沙。他也像在陝縣與潼關之間所見的黃河一樣，極不規則，有的地方擴展得很寬，有的地方又收縮得很窄。水面外邊的爛泥，很潮濕，走到上面，有陷落下去的危險。

涇水的水勢小，上流多是平地，河底都是細沙或者石頭。他雖然也有不規則的擴展與收縮，但水面外邊都是沙石，並不會有陷落下去的危險。

### 三二 兩個人打架

汽車壞了停下來修理的時候，看見麥田裏有兩個人打架。這一個指明那一個是土匪，被指為土匪的一個，又反說：「我偷了你的什麼東西？你不要仗着力氣大」。

大家走上前去給他們分解，而所謂「團上」的一個兵，也拿着一支手槍跑了來，他們分解了，被指為土匪的一個，遠遠的走去了。

後面來了一個騎着馬的，和這一個不是土匪的一同追上前去，他們要去把那個被認為土匪的捉回來。大家喊也喊不住 所謂「團上」的一個兵，向空中開了兩槍，他們還是向前追，團上的兵也走回去了。

不久，他們把這一個被認為土匪的捉回來了。大家走上前去，逼着他放，他看見人多，沒有辦法，也只好放了。

### 三三 沒有澡堂

一路從灰塵裏面跑起來，週身弄得像泥人一樣。想洗澡，然而沒有澡堂，雖然有 也等於沒有。

在這樣一個住着將近三四千戶口的城市裏面，僅僅有一個澡堂。他的門口，用很大的字寫着下面的廣告：

「蔣委員長說：

要實行新生活，對於清潔要特別注意，常常沐浴，養成愛清潔的習慣 自然可以却病延年，增進民

族健康。

因此，本浴室……每天換水一次……」

但是，天曉得，他這每天換水一次的「每天」，實在應該改成「每禮拜」才對。走進裏面去，臭氣難聞，不惟洗不乾淨，恐怕反而要洗得一身瘡。因此，大家也就不敢「領教」了。

雖然是這個澡堂不行，但也是因為一般民衆的不注意清潔，沒有感覺到沐浴的需要。因為一般民衆沒有感覺到沐浴的需要，弄到這個澡堂生意不好，所以他就馬馬虎虎。雖然另一方面，也許是因為此地缺少水，用水很困難，但如果大家有了沐浴的需要，這一個澡堂不好，就自然會有好的產生出來。再不然，也可以像南方的兩廣一樣，率性不要公共澡堂，每家入家自己修理一個。

### 三四 注重吃

這小小的古城，矮矮的城牆，矮矮的房屋，窄窄的城門，窄窄的街道，街道上堆滿了垃圾灰塵，無人打掃。生長在這環境裏的民衆，不注重清潔，沒有沐浴的需要，但他們却很注重吃。

在這窄窄的街道的兩旁，幾乎隨處都開着菜館。有些菜館，門口冷清清地只掛着一塊小小的招牌，什麼東西也沒有。但他的廚房，食堂，都隱藏在裏面的古屋中，有一些闊氣的紳士們在裏面大喝大嚼。

北平館，天津館，河南館，山東館，清真館，各種各樣都有。早茶，中餐，晚餐，夜點，又各有各的不同。西安雖然是陪都，比起來實在差得遠。

因為他們注重吃，又多喜歡吃牛羊，非常油膩，所以又喜歡喝茶，而且喜歡喝濃茶。因此，從杭州，湖南，來的茶葉，他們不要細茶而要粗茶。

### 三五 藥店很多

從前，這裏是關中的交通要道，北邊經廣施榆林以入內蒙，南邊經咸陽漢中以入四川，西經甘肅以達青海寧夏，東經河南以達蘇杭平津。

銀樓，錢莊，商店，曾經盛極一時。自隴海鐵路修成，他便漸漸沒落，再經過世界經濟恐慌，西蘭公路通行，幾年之間，銀樓錢莊便一掃而空，商店也所剩無幾了。

現在還能夠在這沒落中掙扎着的，只有藥店，街道

兩旁，藥店很多，從甘肅寧夏青海來的藥材，要在此地經過一次製造，才能運到東方去，

據說：是此地的水特別適宜於製藥，用此地的水製造的藥材，特別好。

### 三六 嬰兒就會抽鴉片

居民除了本地人而外，還有大部份是山東人。

若干年前，經過「回亂」的大屠殺以後，弄得地曠人稀。有一個山東人到這裏來做縣長，他就呈請皇帝把山東人調到這裏來墾殖。

土地肥沃，而又地曠人稀，本地人生活容易解決，出了很少的勞力便可以過活，因此弄成了懶惰的習慣。山東人到這裏來很勤苦，走出城去，他們所種的棉麥，都很茂盛，不像本地人所種的那樣枯黃。

本地人又好抽大烟，在夏天，他們用一床蓆子鋪在街上，小小的烟燈，就像荒山野塚的磷火。

一二歲的嬰兒就會抽大烟，這也沒有什麼奇怪。因為他的父母都會抽大烟，他在胎裏就有了先天的遺傳。出世以後，整天在烟燈旁邊呼吸，自然更容易上癮。癮發起來，全身戰抖，流着眼淚鼻涕，好像得了大病要死

一樣。等到大人用烟向他的鼻孔噴幾次，他又活躍起來了。

### 三七 病夫的命運

嬰兒就會抽大烟的這種現象，不限於三原這小小的古城，也不限於陝西的境內。十年前，我在「堪察加」的山國，已經見了不少。踐踏在敵人鐵蹄下的東北熱察，經了敵人的加工鼓勵，恐怕更有甚焉。

魯迅先生的肺病，如果是在西洋人，五年以前就該死。中國人對於肺病，是有先天遺傳的抵抗力，那麼，現在對於鴉片，也就有了先天遺傳的吸引力了。

一面抵抗，一面吸引，東方病夫的命運，想起來，實在令人可悲。

鴉片，在中國本來是沒有的，是出於帝國主義者的恩賜，再出於地方軍閥之靠作稅收的大宗。要想把鴉片禁絕，若不把帝國主義者完全打跑出去，再把封建軍閥完全鏟鋤，那是絕沒有可能的。

病夫的命運，還是掌握在病夫自己的手裏。趁現在敵人要想把我們完全吞沒而還沒有完全吞沒的時候，趕快起來，也還不遲。

## 三八 兩個城

三原有兩個城，一個是南城，一個是北城。南城與北城之間，隔着一條清峪河。從南城到北城的時候，經過這條河的橋上，兩旁都住滿了人家，你不會曉得他是一道橋，走到北城的城門口回頭一望，這條河也是一條小小的溪流。但水面隔橋面有三四丈高，而橋面隔城裏的地面也有三四丈。

這條河的水位既然這樣低，當然就不能用着灌溉，自從涇惠渠有一條支流從南城里面通過，南城的人家所用的水，也都不到這條河裏去挑了。

涇惠渠是專為灌溉而開的，他的支流就像那樹葉上面的葉脈一樣，佈滿了三原、涇陽、高陵，這幾縣的面積。

## 三九 文風的現狀

從前是文風很盛的地方，關中的鄉試，都在這裏舉行。現在有三個中學，一個是職業中學，一個是男中，一個是女中。公立的小學并不多，私立的小學倒不少。

說到內容，自然差的很遠。因為陝西人才的缺乏，



初中以上的教師，都要到外省去聘請。學生們除了死讀課本以外，什麼書也不知道看的。連世界知識，婦女生活這些名詞都很少知道。小學方面，除于右任私立的民治小學規模較大外，其餘都無甚可觀。

但他們的愛國熱忱也并不後人，綏東戰事爆發，中小學生都一齊出發，到鄉下去宣傳募捐。

書店雖然有好幾家，但所賣的都是古文觀止，七俠五義之流。只有大公報代派處有很少的世界知識，申報週刊。這很少的刊物，是供給一股下級軍官以及外來的一些智識分子。

西安的報紙要隔天才能到，本地雖然有一個「三原民聲」，但那是三日刊。篇幅雖有申報的兩版大，但因為是石印，字數不及申報的一版。

鄉下有許多男子還留着髮辮，三十歲上下的女人還有許多保留着「三寸金蓮」。

## 四〇 買牲口

幾年前的大旱，樹皮草根都吃盡，跑到外面去的青年，現在都跑回來了，恢復耕種，自然需要借錢。又因為涇惠渠開闢成功，灌溉了這附近幾縣的地面，種棉種

麥，自然也需要資本來經營。又因為離此百多里的同官出煤，隴海路要修一條支路從咸陽經過這裏到同官，似乎這裏又可以恢復從前的繁榮。

許多銀行界見着有利可圖，爭着到這裏來投資，設分行，組織合作社，在農村放款。

合作社的信用放款，是要有信用的擔保，而且是要拿去做生產工作的才能借。許多農人來借款的時候，他起初說是借去「討親」，再一追問，聰明一些的就立刻改換過來，說是借去「買牲口」。

合作社向銀行借錢，是月利八厘，放給各社員是一分二或一分三，這比起四五分的高利貸，自然是輕微得多。然而，銀行裏農村工作的人員，最低的月薪是四十元，全部人員的月薪以及辦公費，還用不到這總利息的三分之一。上海某銀行要建築二十八層的大樓，他那裏面的鋼骨，也有幾條是這些農民的血汗所凝結。

從前靠高利貸享樂的豪紳，見着利權被人掠奪，也就要起來組織反攻的集團。在半殖民地與半封建性的國度裏面，農村中的債務，也對立着封建與資本主義的兩種權力而互相傾軋。

然而，受到剝削的，畢竟是這些「買牲口」的愚民。

## 四一 開發西北

「九一八」以前，國人的口號是「到東北去！」那時候，好像看見東北蘊藏着無限的富源，東北失掉，熱察淪亡 又要掉過來「開發西北」。好像這幾年前樹皮草根都吃盡了的西北，又有了無盡量的寶藏。

西北，確實有着無盡量的寶藏 近年來，也確實有許多人都想來開發。

然而，西北所出產的麥子，要一大車一大車的運到東方去，此地所要吃的麪粉 又要從無錫的茂新公司運回來。棉花也一大車一大車的運到東方去，小小的織布廠裏所用的紗線，明明貼着「上海內外棉紗廠出品」的招牌。也許此地人根本就不知道，「上海內外棉紗廠」的主人，就是我們的「友邦」。

如果不從這些地方去想根本的解決，那麼 儘管喊破喉嚨，也只是看着西北一天一天的沒落。

## 四二 某種動物

從此地再向陝北去，因為途中有土匪，只有軍用車才可以通行，我也要坐軍用車，因而住在某軍部的汽車

隊里。

因爲在南方所得的印象太壞，對於這些所謂「灰色動物」實在是有些恐懼。然而，他們不惟不擾亂我，對於我的招待還很慇懃，他們常常來對我說：「你要什麼，你就告訴我。」

他們五六十個人一天只有三毛錢的小菜，這就可以想像到他們生活的苦痛。這樣冷的天氣，他們還只穿着夾衣。晚上，五六個人睡在一個炕上，雖然不燒火，但因爲大家都精強力壯，身上的熱力，大家都擠得很暖和。

又因爲擠得很暖和，再配合着某種條件，這裏面就適宜於某種動物的生存。在他們的枕頭上，衣領上，隨處隨時都可以看出。如果用幾萬倍的顯微鏡放大起來，這種動物，就活像一條牛，或活像一支桑。

### 四三 他們的要求

張學良將軍的部隊，要貢獻一日所得去援助綏東抗敵戰士，先湊集一萬元，派人送去。他們認爲只是捐錢是不夠的，說：「如果我是張學良，就一直把我的隊伍從陝北開出去。」

「什麼叫做無謂的犧牲呢？和××打一仗，把東北四省奪回來，難道叫無謂的犧牲嗎？」

這些 都可以看出他們的要求。

## 四四 深夜的掙扎者

從前，只知道都市裏有夜生活。都市裏的夜生活，有天堂裏的歡笑，也有地獄裏的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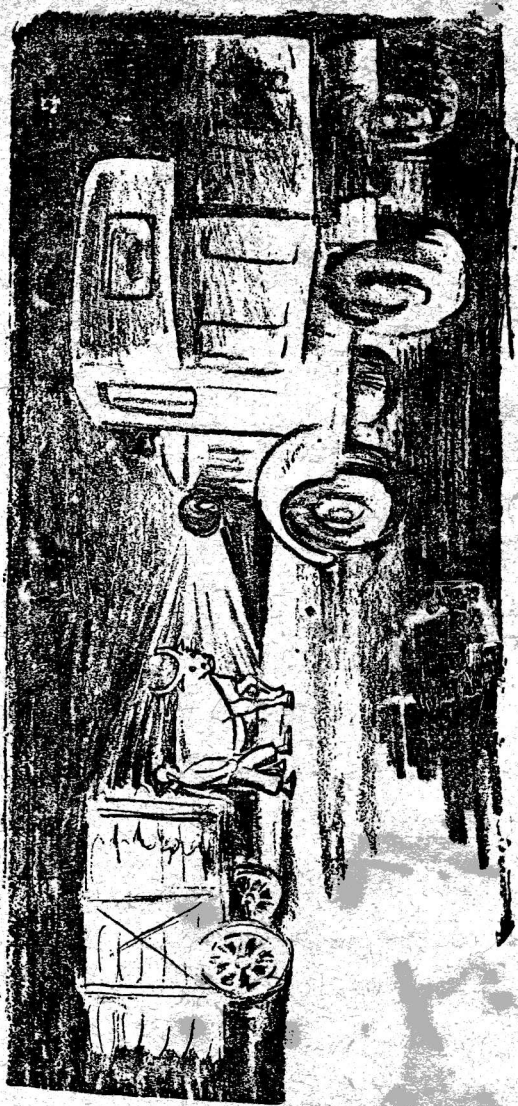
現在，才知道 這荒漠的農村，爲了生活的壓榨，也有深夜裏的掙扎者。

在三原等軍用車 從十一月十二日等起 等了二十多天；到十二月五日才等到。爲了要一天就趕到洛川，所以，在四日夜裏就開行。

未開行之前，因爲汽車裏的水凍結了，要用火在外面烘，烘了一個多鐘頭，還要用開水灌進水管裏面去，才能發電 四點鐘動身，天亮了才到耀縣。

汽車上的電燈，照耀着堆滿了灰塵的路上，時時有小兔子及別的小獸，在路上橫跑過去。

遠遠有一對螢火蟲，并行着飛來，等到走近了，才知道是一條牛。一對螢火蟲，就是牛的眼睛。牛拖着大車，車上堆了五六尺高的東西，這東西，就是棉花打成



的包裹。一個被生活壓榨得全身憔悴的車夫，揚着鞭子，跟在牛的後面。

這牛車，是從那裏拖來 又要拖到那裏去？牛車夫又可曾知道 他在寒風中的奔馳，以及一年所流的血汗，究竟是爲了什麼人的利益？

拖煤的，拖炭的，一羣羣的馬隊，也早在這深夜裏的寒風中，喘着他們的冷氣。

## 四五 九曲明珠穿不得

從前，記得一個故事：孔子要到陳國去的時候，在路上看見幾個採桑娘子，孔子說了幾句笑話。那幾個採桑娘子也很跳皮，就唱了一首歌來罵他。歌的大意是：

孔子 孔子 你莫狂，  
你到陳國 必絕糧。  
九曲明珠穿不得，  
要來問我採桑娘。

孔子不明白是什麼意思。到了陳國之後，有人和他爲難，拿了一個大明珠來，要他用線從孔裏穿過去。但珠裏面的孔 要轉九個彎，穿不過去。他記起了採桑娘的歌，打發子路回去問採桑娘。採桑娘說：珠孔裏灌進

蜜 用一根細線繫在螞蟻的腰上，螞蟻要吃蜜，就要鑽進孔裏去。但鑽進一半，他要停止，你必得又要用烟從後面薰。

子路回去，果然用這個法子成功了。

耀縣以北，多石山 在山谷裏轉來轉去，也就像是穿九曲明珠一樣。然而，這不是用蜜 不是用烟，而是用汽油，用車輪。

到了山的盡頭，好像前面沒有路走了，但轉了一個彎，他又別開生面。有時候，你看見右面的山腰上鋪着一條大路，你以為一定是要走那裏了。但他忽然又向左面轉回頭來，從另外的一個山腰上跨過去。

汪精衛先生在「一二八」時候做了行政院長，在夏天出國的時候，做了兩首詩，里面有兩句是：

國勢急於駒下坂，

世程曲似蟻穿珠。

現在的國勢，比那時要危急若干倍，不知汪先生所經過的路程，是否像我們今天所走過的這樣彎曲？

## 四六 棗子

耀縣以北，雖然多是石山，但山上的石頭，好像會



經被大火燒燬了的一樣，不堅實，不能作建築之用。山上也沒有樹林，只有許多小小的棗樹，葉子都落光了。這就是有名的陝棗出產的地方。陝棗的產量很多，自然出產的地方也很廣。大概，陝北一帶的石山土山，都大半由他佔領了。

棗子很好吃，糖果店裏面的糖棗，就是用糖和棗子做成功的，在舊家庭裏面，青年們結婚的時候，常常用棗子做禮物，這意思就是祝他「早生貴子」。

在皖北河南一帶，用棗子和大米花生山芋和起來，煮稀飯，味道非常清甜。陝北一帶，做八寶飯，也離不了棗子。

棗子又可以做藥。十年前，我在家鄉的時候，患了咳嗽病，一年發兩次，一個老醫生給我造了一付丸藥，要吃兩個月。每天，未吃藥之前，要用「洄瀾水」來煮陝棗吃。在那裏，陝棗的價錢很貴，一塊錢只能買半斤。裝了一碗水，用筷子在水裏打圈子，打了五六百次，就叫做「洄瀾水」。用這水煮兩枚陝棗，煮熟了，把皮剝掉，只吃肉，水也不要。據他說：「咳嗽的病是在肺上，吃下的藥是在胃裏。用洄瀾水，藥力不會一直消化下去，而能回到肺裏來」。

吃了這付藥，病果然也好了。但他這理論是不是合乎科學的，我至今還是不知道。

棗樹上面，有很堅硬的刺。有許多地方，棗樹生在路旁的石頭上，他的枝子橫在路的上空。如果汽車是敞車，沒有蓋，坐在車上的人就很危險。牠可以把你的面皮弄破，或者弄掉了你的帽子！

## 四七 汽車的專利品

山谷裏有許多的溪流。但有的已經結了冰，有的則只有乾燥的黃沙，并不一定有流水。汽車從這些溪流上面經過，多數是修着木橋。木橋的兩端，各有一個方孔，長約三尺，寬約兩尺。

這些方孔，有什麼用呢？

起初，看見一兩次的時候，不會注意，但見得多了，就自然要發生疑問。

木橋的旁邊，有一道已經毀壞了的舊路，許多牛車，馬車，都從那上面經過。我就明白了，那方孔的用處，是保障汽車的專利品。

因為，有了這方孔，牛馬從上面走過的時候，是很容易跌下去。而且跌下去了，還難得爬起來。

## 四八 史他汗諾夫

山路，不但彎曲得很厲害，而且也傾斜得很厲害。這很厲害的傾斜，有許多地方，是由於地勢的不平，但有許多地方，則是由於人工的不力。

一丈多長的地方，因為是從原來的麥田開成，就有了三四道階級。這階級本可以用人力把他鏟平，而且也花不了多少人力。

這人工不力的原因，自然也還得另外有他的理由：

圈去農人地，

農人哭啼啼。

造成汽車路，

汽車大王笑嘻嘻。

十年前，在家鄉的山國，初修馬路的時候，保甲長督率着農民去修路。低的地方，本來可以不用挖，只消把高處的土挖下來填平就是了。但他們不這樣做，等到路修完了，才想明白，但已經冤枉了許多人力了。

在現狀之下，絕不會產生史他汗諾夫。有一些站在保存舊制度的立場來辦教育的人，他們誤解了「生活教育」，他們認為「生活」只是吃飯穿衣，生活教育所培

植出來的人才，是既有智識，又有可以解決衣食的技能，就是一個單純的史他汗諾夫。而他們根本不明白產生史他汗諾夫的政治經濟的背景。

## 四九 墨索里尼

一羣羣的牛羊，汽車來的時候，他就向前面跑。汽車夫按了喇叭，牠更拚命的跑。雖然牠是拚命的跑，但牠的速度總不及汽車，汽車不好一直衝過去，只好減低馬力，慢慢的走。一直要等到前面有人來了，伸開兩支手攔住去路，牠才會從側面走開去。

十年前在家鄉的山國，初通汽車的時候，不知壓死了多少小孩子和家畜。省政府還要出一個佈告，說：

「壓死損傷勿論，違禁法所難容。」

這真是：

大汽車，大人坐；

闊汽車，闊人坐；

在我們的門前飛過。

壓斷了張老太的大腿，

把小三子的腦袋軋破！

這是農村建設，



誰敢說你錯?!

有一個外國的文學家說：「墨索里尼的德政，恐怕  
只有一件 他在羅馬及威尼斯等都市裏，禁止汽車夫按

喇叭」的確 都市裏的汽車夫的喇叭，不知駭壞了多少鄉下人，也不知駭壞了多少小孩子？

墨索里尼真不愧爲一個近代侵略者的魔王，不愧爲一個法西斯的祖宗，他比我們那山國裏的省主席，實在文明得多了。

想到這裏，前面有許多工人在修路，路旁立着一塊大石頭，五六尺高，遠遠看去，正像墨索里尼的頭。難道這些修路的工人也知道了他的德政，所以把牠鑿成這個樣子嗎？

走過這塊石頭以後，汽車壞了，在這裏修理，花了兩個多鐘頭。難道這又是墨索里尼作怪嗎？

## 五〇 樹上飛行

同官附近，山路更是險阻。坐在車上，向左右二面看去，或者向前面一直看去，隨時都可以看見，那岩石上掛着光滑的冰柱。我在這冷風中，想像那火熱的夏天，他一定是很美觀的瀑布。

汽車從山腰上經過，一條窄窄的馬路，好像只能容得下一架汽車。如果對面有汽車開來，就要找一個較寬的地方！互相退讓，要躲擱許多時間。

山腰下，就是兩山之間的山谷。若干丈高的山谷裏也長着一些樹木。冷風把他的皮膚弄得憔悴，葉子當然都落光了。但是，他的細枝上，已隱隱約約的看見一層綠色的嫩芽。

汽車就像是在樹枝上飛行一樣，稍一不慎，就會跌下去，有把你弄得粉身碎骨的危險。

## 五一 如坐飛機

同官以北，穿過宜君，一直到中部都是在高山上經過。看着四面高高低低的山脈，延長着幾十里。山脈上堆滿了積雪，一團團，一片片，一條條，一塊塊，還有一點點，一堆堆，沒有法子形容。

山腳下一幢幢灰色的洋房，好像是一個新式工業的小市鎮。但認真一看，原來是河裏的冰塊，冰塊的反光。

那山腰上，一羣羣白色或黑色的綿羊，還有那山腳下的茅房裏一縷縷的炊烟。

山壁上有着若干土洞，我便知道，那便是住着若干人家的村落。

前面若干丈以外，便是茫茫的灰色，灰色以外，便

接連着天上的青空：青空裏還有一羣羣的飛鳥。

這好像是在海洋裏面航行，也好像是坐飛機在天空飛行一樣。

## 五二 荒城的旅店

從三原到洛川，有三百五十里，本想一天就趕到，所以在夜四時就開行。但因為汽車太舊 毛病太多 隨時修理，躲攔的時間太多，所以只到了中部。

中部，是一個半山的荒城，一大片蒼老的松林，鋪在荒城的後山上。軒轅黃帝的陵墓，就隱藏在松林裏。聽說：墓旁有一株大松樹，要八個人牽起手來才抱得了。去年，國民政府因為要追念祖宗，曾決議用十萬塊錢來重修黃陵。

根本沒有旅店，但也有許多的旅客，宿在這裏。明明看見他家裏住了若干旅客 但你走進門一問，他說沒有地方。如果你懂得此地的情形，你不必問他，一直走進房裏去，看他房裏的炕上沒有人，你就住下來，沒有問題的。

只有地方睡覺，沒有什麼鋪蓋，一夜是一毛錢。在路上看見許多步行的旅客，肩上都扛着一條棉被，我現



在才知道他的用途。

我們找來找去 才找到了一個開鴉片烟館的人家，我和四個汽車夫共同睡在一個炕上。

剛剛睡下，頸上發痒 伸手一摸，就捉到了一個動物(蚤子)，我用很殘酷的手段待他，於是，這世界上就減少了一條生命。

炕裏，用麥糠燒着火，房門外就是豬窩，又沒有門，只掛了一幅變成了黑色的白布。豬窩裏的糞氣 麥糠的烟氣，再和着鴉片的烟氣，我就在這空氣中，靜聽這荒城裏的鷄鳴狗吠。

### 五三 翻山越嶺

從中部到洛川，真是翻山越嶺，好像爬滑梯一樣。汽車還在這一重山上，就可以看見 隔一重山前面的一重山上，已經掛着一條「弓字」形的大路，等待着你去爬行。從這個山頂到山腳，也要繞過許多弓字形的彎子。一上一下，汽車好像變成了一條笨牛一樣，幾乎氣也喘不過來。轟轟轟的馬達 響得特別起勁，汽車夫也格外吃力。遇着上山的時候 汽車不但前進得很慢，有時反而要後退，要用木頭抵住後面的輪子，坐在車上的人，



要完全下來，甚至於貨物也要搬一部份下來 才能繼續前進。

西湖的九溪十八澗，是國內有名的景物 兩山的澗水很多，用十八來形容。澗水匯成溪流，彎來彎去的在石路上面穿過九次，故名九溪。若果用這裏的馬路和他比較起來，那不過是浪漫詩人的玩物，而這乃是革命者的人工創造。

可惜，這裏遍地都是枯燥的荒山，不曾點綴着天然的景物，這就有待於人工的繼續創造，用人工來培植天然。

有人不滿意世界語的文法，柴門霍甫對他們說：「自然的河流，沒有一條是直的，但人工開闢的運河，難道也應該繞那許多彎子嗎？」

若有人用這馬路去反問柴門霍甫，我不知他又將怎麼答復。在這馬路的旁邊，有許多原來的小路 確實比這馬路要直得多。

這並不是柴門霍甫的錯誤，只不過是世界上的某些原則，也只適用於某些事物。

有人因為贊成新文字，便武斷的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從複雜變成簡單。」他就忘記了構木爲巢

爲什麼變成雕樑畫棟，又變成現在的摩天洋樓。

## 五四 高原的小城

翻過了幾次山嶺以後，汽車就成了直線的開行，這就到了西北的高原了。早上九時從中部動身，下午一時便到了洛川。

洛川，是一個高原上的小城，人口不過五六百戶。從南門到北門，要不了五分鐘就可以走通。原來是一個小市鎮，改立成縣，也不過一百多年。但他比同官宜君中部都要繁盛，有商店，也有幾家古老的書店，還有一個冷落的大公報代派所。

這兩天來，路上的灰塵，并不比從西安到三原少。而且，我放在皮箱裏的墨水瓶及漿糊瓶，還用夾衣包着，他們都凍得破裂了，這可以看見冷的程度。我因爲坐在車頭，和汽車夫坐在一道，所以就沒有受到什麼痛苦。然而照料貨物的兵士們，在這寒冷的灰塵中，可以在貨物上面睡覺，可見他們對於這種生活，已經是安之若素了。

## 五五 他自己有行李

在這小小的城市裏面，有一些小小的飯館，但他要掛上一個「大」的招牌，而自稱爲××大飯館。有幾個小小的旅社，他也要掛上一個「大」的招牌，而自稱爲××大旅社。

旅社裏一個小房間，有一張床板，一張桌子，一盆炭火，此外，什麼東西也沒有，一天是六毛錢。目下的炭價，一毛錢可買十斤。

在旅店裏剛剛住下，店主人就來對我說：「晚上有兵來查店，而且要來兩次。客人即使有事情，晚上也不能出去。如果出去了，查店的兵來的時候，見不到客人，店主人要受處罰。」

每次來查店的時候，兩個官長在前，五六個兵士在後，如臨大敵一樣。

他們來到門口的時候，我就聽着店主人對他們說：「這是一個教書的，他自己有行李。」他們走進門來，第一句話，就是：「有沒有行李？」

我把我的行李指給他們看，他們不再說什麼話，走了。

這好像是用行李之有無來判斷一個人的善惡一樣。我想，倘若沒有行李，他豈不是要嚴加追問，說不定



還有什麼麻煩嗎？

這並不是我的神經過敏，從前確曾有過，某省主席，在捉住了幾個革命黨之後，他就要馬上派兵去包圍

師範學校。據他的推論：「師範學校的學生，多數是窮苦人家的子弟，很容易接受共產主義的宣傳。」

## 五六 農業的中國

這裏，大部份人自然是吃麥，但也有一部份人吃米。米有兩種：一種是土米，一種是洋米。土米很粗糙，是本地出產的。洋米很細緻，是從上海來的。但洋米也正如「洋」字所說，雖然是來自上海，但他的出產地多是在外洋。因此，洋米的價錢，自然要比土米貴得多。

我們的「友邦」，要和我們作「經濟提攜」而把我們弄成爲「農業的中國」。照這個意思，我們的農產品一定很豐富，不須仰給於外洋。

然而，現在，在這西北高原的小城裏 所吃的米，有一部份也要來自外洋。我們的「友邦」，對於我們，又應該怎樣的「提攜」呢？

照這樣「提攜」下去，再過若干年，恐怕我們所吃的菜蔬，也要仰給於外洋吧！

## 五七 必定要坐軍用車

從此地再向北去 又必定要坐軍用車。到某軍部去

交涉，會着他們的參謀長。據他說起來，至少要再過十天才能有。

他說：

「前面的土匪非常兇，這些土匪就是赤匪。除了城市而外，在鄉下，都是赤匪盤据着。軍用車去的時候，除了隨車有軍隊保護而外，沿途還要放步哨。而且，在重要的關口，還要有重兵守衛。

隨處可以看見一些老百姓，其實，這些老百姓，都是赤匪。但是，沒有憑據，你不能隨便開槍打他。」

他又說：

「雖然各山頂上都有碉堡，也只能守衛汽車路，守衛城市，鄉村裏就沒有辦法。

譬如，洛川這一個小城，只消兩連兵就可以守。但膚施那一個城，就非一團兵不能守，一團兵一個月的糧食，運費就要兩百元。這兩百元的運費，沒有發給，要我們自己想辦法，我們怎麼想辦法呢？

兵士們除了衣食而外，零用錢就很困難。現在糧價高漲，連吃飯也有問題。你只能叫他守住這個城市，如果你要調他到鄉下去剿匪，沒有錢，那就困難得很。有時候，他們還要逃跑。」



## 五八 普遍的問題

等軍用車，至少，要等十天。沒有這許多錢住旅  
我就和當地的一個小學交涉，住到他們的學校裏去。

這城裏就只有一個小學，學生雖然男女都有，但是  
分開兩部份，而且隔得很遠。

校長的書桌上，就只有兩部書：一部是古文辭類  
纂，一部是增國藩六種。

教師們除了上課而外，就是用骨牌卜課。自然，這  
也不能完全怪他們，這樣的生活環境裏面，他們也只有  
這樣的消磨他們的時間，

但是，在他們說起來，他們的教育方法，是採用「自  
學輔導」。

他們要我和他們的學生談話，每天談一次，每次談  
話的時候，由學生先發問題，共同討論，我作結束。

在第一次談話的時候，他們所發生的問題，大多是  
關於「綏東戰事」。但大多數的觀念，都以爲這是剿匪，  
不是抗敵。而且 他們認爲他們現在的責任，是要鍛鍊  
身體，好好讀書。

這可以看見，全中國的許多小孩子，大都會注意到

這個問題。而對於這個問題的了解，又多是受到了逃避現實的欺騙。

後來我把他們提出來的一個問題：「怎樣對付日本？」分成幾個小題目，一個一個的討論：

1. 日本的什麼人侵略中國？
2. 爲什麼要侵略中國？
3. 用什麼方法侵略中國？
4. 已經得了些什麼？
5. 還要些什麼？
6. 我們怎麼辦？

## 五九 難得保險

這個學校裏，住了五六個查賑委員，都是政府派來的。因爲附近幾縣，從前受了天災，受害的民衆很多，政府要來賑濟。

又因爲從前放賑的時候，放賑委員有了許多弊病，所以，現在又派查賑委員來查。

賑濟的數目，每家至多是五元，至少是一元。這個數目，究竟能夠賑濟得了什麼呢？就是這個數目，也並不是沒有條件的，還得有許多規定。首先，就是要調查

確實，有人證明，經過一定的手續。此外，還有例外，譬如抽鴉片烟的 就不賑濟。

已經賑濟了的，現在清查出來 不適當，那又要他還出錢來。但如果另外又有人來替他證明的話，又可把錢發給他。

這一筆賑款，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

而且，一放一查，這些委員們的費用，集合起來 也就很有可觀吧！放的時候有弊病，查的時候也實在難得保險。

## 六〇 好不威風

本來，至少要再過十天 才能有軍用車。但是，遇着了偶然的機會，有一個查賑專員，前天從西安出發，要經過此地，再向膚施，綏德，榆林等地去查賑。預先打了電話來，通知此地的軍部，派兵保護。

我就沾了他的光，在洛川只住了五天 十二月十一日早晨，就向北出發。

一共有三個汽車。兩個小的，一個大的。這個委員和他的秘書坐一個，汽車的邊上，站了四個背着手槍的衛兵。另一個汽車，是他的隨員坐的。再有這一個大汽

車，是一個沒有蓋子的敞車，裝兵，裝行李，還有幾個不重要的隨員。

我就是坐在這一個大汽車上，三十多人，擠得緊緊的，一動也不能動。因此，下半身是很暖和。

因為是委員，車子當然要用比較好的，沒有多大毛病，路上用不着修理，所以走得很快。三個汽車一道，浩浩蕩蕩的向北開行，好不威風。

也正因為太威風了，臉上像刀一樣的割，油煙薰進鼻孔，灰塵矇住眼睛，不過幾分鐘，頭就昏了。有許多兵士，翻腸倒肚的嘔吐起來，昏倒下去。

## 六一 好聽的名詞

九點鐘從洛川出發，雖然上山下山，也有很大的傾斜，但汽車較好，沒有出什麼毛病，所以走了七十里，只十一點鐘，就到了鄜縣。

汽車站在城外，離城約二里。縣長在此地來接委員，辦手續，擔擱了半個鐘頭，又向北前進。

鄜縣以北的汽車路，都是靠着洛河走。水都結成了冰，冰的白色，與冰外面的河沙的白色，受了太陽的光線，發出不同的反光，非常好看。

洛河是靠着山走。所以，汽車路的左面是河 石面  
是山，非常危險。尤其是兩山交界的地方，汽車從這一  
個山繞進去，繞了很大的彎子，又從另一個山繞出來。  
土匪就常常在這些地方打劫。他用幾塊大石頭堆在路  
上，汽車走不過去，他就從山上跑下來搶東西。

據親身經過的汽車夫說起來，這些搶東西的土匪，  
并不是赤匪，赤匪不是這樣隨便搶東西的。

靠着洛河走了九十里，到甘泉，

甘泉，是一個多麼好聽的名詞啊！

如果我們要從這兩個字面來解釋，一定會發生很  
大的幻想，想像到這是一個很美麗的地方。

然而，一個小小的城內，除了極少數的矮小的房屋  
之外，遍地都是破磚破瓦。這就是幾年前的旱災，人們  
把房屋撤下來，好的柱頭板子，好的磚頭瓦片，都賣掉  
了。到現在已有好幾年，雖然有政府來賑濟，也不曾恢  
復起來。

許多人都是住在土穴裏面，縣政府也就是在土穴  
裏。這些土穴，陝北一帶的人們，都是把牠叫做窰，因  
為牠就有點像燒磚瓦的窰一樣。委員要到縣政府的窰  
裏去吃午飯，擔擱了一個多鐘頭。

## 六二 我愛這一段地方

從甘泉到膚施，有一百里路。走了幾十里，到一個地方，叫做九里溝。照這個名字看起來，牠是像水溝一樣，有九里長。

實際上，水溝倒真是有點像。而且，也有些像長江中的巫峽，珠江上游的肇慶峽。但牠的長度，恐怕三十里也不止。

兩面都是高山，中間一條狹狹的汽車路。山上都有樹林。許多小鳥，在樹林裏飛來飛去。各種各樣的樹木，葉子都脫光了。有一種樹木，皮膚是白的，細枝上已經冒出了一層嫩綠的新芽。一叢叢，一叢叢的，筆條條的直立着。此地的名字叫做白楊。也許，我們已經失掉了的東北的白樺林，就是這種樹木吧！

汽車在這裏面轉來轉去，彎了一個山，又是一個山。沒有沙，沒有灰塵，還有小鳥的快樂的歌聲。如果是在夏天，一定是很清涼的境界。

我愛這一段地方。

然而，也正因為如此，土匪就常常在這裏作怪。不久以前，政府在這裏剿赤，打了一次很厲害的仗，這就

是有名的「勞山之戰」。

許多人談起這場戰事，都會心驚膽戰，覺得真是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如果是在夜間，真像古戰場一樣，會有神號鬼哭。

但實際也并不是如此。

### 六三 果然言不虛傳

在洛川時，聽了那個參謀長的話，我還有些不相信，以為他是故意誇大。今天親眼看見的情形，就把他的話證實了。

委員的汽車上就有四個衛兵。這一個大敞車上，又有二十幾個兵。遇着上山下山，或者通過兩山交界的地方，或者通過有樹林的地方，兵士們都要把槍拿起來，槍口向外面瞄準。

山頂上都有碉堡，碉堡裏面，總住着幾個兵，遠遠看見汽車來了，就要吹號。這種吹號，一面是表示歡迎，一面是報告前面的碉堡。

路旁有人家的地方，就有十多個兵士，在那裏歡迎和歡送。重要的關口，山腰上，山頂上，都有兵士，三三五五的，拿着槍站在那裏。



走了這兩百多里路，就像是通過兩百多里的戰場  
一樣。好像草木皆兵，隨時隨地都有發生戰爭的可能。



這樣嚴密的戒備之下，自然不會看見一個匪，也不會放過一聲槍，委員是很安全的渡過了。

## 六四 良民

到了廣施，下了車，看見許多老百姓，每一個人的衣服上，胸口左面都貼着一張白布。有三寸長，兩寸寬。白布上面，印着許多字，有幾個大字，是「良民通行證」。

因為這裏是屬於「剿匪」區域，所以，對於這些居民，是要十分注意。有保甲制度，有「肅清反動分子委員會」。經過詳細的調查，認為是「良民」的，就給他這樣一個「通行證」，把這「通行證」貼在衣服上，一看就知道他是「良民」，他也就可以通行無阻。

如果你是沒有這個「通行證」的話，那至少你是犯了「不良」的嫌疑，你就不能夠自由通行。有時還要被拘押起來，說不定還有性命的危險。

我是沒有這個「通行證」的，但我就沒有被查問，也沒有被拘押，這是為什麼呢？

這就是因為跟着委員一道來的，所以，我也就可以大搖大擺的通行無阻了。

## 六五 白熊

這些「良民」當中，有一種現象，初初看起來一定會覺得很奇怪，但看慣了，明白了，也就沒有什麼奇怪了。



頭上戴的帽子，有很長的毛，兩邊有着三角形的一大塊，本是可以放下來保護耳朵的。但在沒有大風的時候，就不必放下來，讓他高高的翹起，一閃一閃的，好像兔子的兩支長耳朵一樣。

穿着很厚很笨的白衣服，白褲子，走起路來，就像白熊一樣。

因為此地出羊子，羊皮的價錢很低，頂好的皮袍，在上海要賣七八十元的，此地只消二十多元就可以買。通常的，也只賣幾元錢。他們自己養的羊子，殺了，把皮剝下來，自己縫成衣服，不用什麼布面。皮的顏色是白的，沾上泥土，沾上灰塵，漸漸也就會變成了污黃色。但他只穿一年，第二年就要另外縫新的了。

爲什麼不加一層布面呢？這理由很簡單，就是沒有錢買布。

## 六六 這真是「洗塵」

到了目的地，我自己自然很安心，朋友也很高興，他們要弄好東西給我吃，說是替我「洗塵」。

用酒席招待遠來的朋友，文人們給他起了一個特別的名字，叫做「洗塵」。以前，對於這個名字是聽慣了，

自己也會應用，但總沒有能夠澈底的了解。

吃了飯以後，朋友們約我到澡堂裏去洗澡，把衣服脫下來，頸項上，肚臍上，都是灰塵，這才真正是叫做「洗塵」了。

中華民族的文化，是發源於渭河流域。所謂「風塵勞頓」，所謂「洗塵」，這些名詞，當然也是在這一帶地方產生出來的。當初產生這些名詞的緣因，大概也就是像我今天這樣的吧。

這裏，就只有一個澡堂，他掛着的招牌上，寫着四個字：「清水池堂」。他的水是不是清呢？兩天換一次，但是，你追問下去，才知道并不這樣機械，他另有一個原則，是人多就換。

但是，你又不能這樣拘泥，以為人多了，一定換。人多不多，有什麼標準呢？儘管人多，他也不會一天換一次。

在這樣冷的天氣，倒一盆水在門外，馬上就結成冰。但在那個澡堂裏，還有蒼蠅飛來飛去。這在一方面可以見到澡堂裏很暖和，一方面也就可以見到他的清潔的程度。

## 六七 請老百姓洗澡

這裏的老百姓，自然是不洗澡。就是在經濟上有地位的富翁，政治上有地位的縣長，以及在文化上有地位的教育界，也不大洗澡的。

自從這裏變成了剿匪的中心點以後，許多軍隊開到這裏來，要實行新生活，才來注重洗澡。

爲了要實行新生活，講究清潔，開通民氣，所以某軍部就定了一個辦法，大約是每禮拜有一天 開放澡堂，由某軍部出錢，請老百姓洗澡。

事先，還開了一個洗澡討論會，決定來一個洗澡運動週，貼標語，發傳單，講演。

但是，到了那一天，去洗澡的老百姓，還是很少，而某軍部也並沒有「真」的出錢。就是這幾個來洗澡的老百姓，也並沒有成爲習慣，一次以後，又不來了。

這辦法也就宣告失敗，老百姓們還是實行他們的舊生活。這個澡堂的不清潔，也就不是沒有理由了。

## 六八 熱氣管

睡覺的地方，不是床，而是炕（讀抗）。這在西北，華

北，以至於東北一帶的老百姓，大都如此。

炕，是用磚頭修成的，面上再鋪一層泥。高約三尺，大人坐在炕的邊上，脚是踏不到地的。五六歲的小孩子，不容易爬上去。屋子有多寬，炕就有多長。大的可容七八個人，小的也可以容三四個人。

炕的一端的前面，地下有一個圓坑（讀肯），四寸的直徑，深約兩尺。圓坑的前面，又有一個同樣深的方坑，寬一尺多，長約二尺，上面蓋着木板。

從方坑開一個孔，通進圓坑。圓坑裏也開一個孔通進炕裏。炕裏有許多孔道，連接着屋角牆裏的煙筒。

在圓坑裏燒起火來，用一個蓋子蓋着，養氣從方坑的裏面進去，火燄煤烟，就「忽忽忽」的向着炕裏衝。經過炕的孔道，再從牆裏的煙筒衝出去，所以屋子裏不會有烟。

火燄從炕裏的孔道經過的時候，火的熱力，就被磚頭吸收進去，再放散出來，人睡在上面，是很暖和的。

這就等於洋房子裏面的熱氣管。

如果把他擴大起來，這方坑與圓坑，挖在屋子外面，屋子裏的地下，也用磚頭修成許多孔道，燒起火來，整個屋子的地面，都可以燒熱的。

但現在還不會進一步的發展，只限於燒炕的階段。

有的人家，不是圓坑與方坑，而是一個灶。雖然坑也具備着灶的內容，但沒有灶的形式。無論是灶是坑，他的目的是在把炕燒熱 用途還是一樣。不過，灶 除了燒炕而外，同時還可以燒水，燒飯。

## 六九 兩種說法

炕的面上，鋪一張蓆子。蓆子上面，鋪一張布壳，或鋪一張牛毛毯 此外，除了棉被枕頭而外 就沒有什麼，睡覺而外，通常一般人做事，也是坐在炕上，不脫鞋子，還保持着「席地而坐」的古風。有客人來，就請「上炕」。

因為炕是用磚頭和泥做成的，在冬天 不燒火，就太冷，不能睡。南方人到此地來，燒熱了，週身發燥 也不能睡。

因此，起了爭論，有兩種說法：

一種 說是燒熱了，可以增加身上的體溫，對於人是有很大的利益。

反面 以為熱力從下面蒸上來 把人身上的脂肪蒸乾了，而且外來的熱力，超過了身上的熱度，對於人是有害的。

這兩種說法，那種對呢？現在不能判斷。在各人的環境裏養成的習慣，只有照着他的習慣去做爲好。

但是，太冷了，南方人不能睡，還是要小小的燒一點火。本地人就要燒得很熱。

燒得太熱了，有危險，可以把蓆子毯子燙破，甚至於還有一二歲的小孩子被燙死的。

## 七〇 還是有肉吃

沒有到膚施以前，聽到許多人說，荒涼得很！不但是天氣冷，出產少，吃的東西也很困難，常常是幾個月看不見一片肉。

我來到這裏以後，每天吃些什麼東西呢？九元錢一個月，每天吃兩餐。中餐很簡單，是麥麩做的「糲」，就是南方的「饅頭」。還有一碗小米和綠豆煮的粥。晚餐就比較複雜，有時是麩條，有時是油餅，或者是米飯，麩糊，花捲，有時還有蕎麥做的毛耳朵、餃子。

菜的方面，因爲此地不出什麼蔬菜，通常的白菜，胡蘿蔔、白蘿蔔、山芋等，都是在外邊運來的。肉的方面，豬肉較少，羊肉很多。家鷄也有，山鷄和野鷄也很多。



一盤涼拌的胡蘿蔔絲和白蘿蔔絲，只有鹽，沒有醬油，沒有醋，好像是政府規定的一樣，每餐都有。除此而外，中餐只另外有一盤肉片炒白菜，但肉的份量很少。晚餐比較複雜，尤其是吃米飯的時候，就更多有幾樣菜，但肉的份量還是很少。

九元錢一月的火食，就是如此，較之南方，當然差得遠。雖然份量少，每餐總還是有肉吃。

但他們所說的也不錯，因為那是另外的一個階層。

一般中等人家，通常只吃小米，不吃麪，因為小米的價錢低。小米很粗糙，在嘴裏嚼起來，「沙沙沙」的響，好像嚼木渣一樣。菜的方面，很簡單，大多是白菜拌辣椒，或蘿蔔拌辣椒。

我也這樣吃過幾天，大便乾結得像鐵一樣 要用很大的力才能出來，而且肛門還出血。

下等人家，不用說了。

## 七一 柿子

在上海，歡喜吃香蕉。到了出香蕉的南國，又反而只歡喜吃柚子。南國的水菓非常多，洋桃，桃子，柑子，橘子，枇杷，黃皮果，芒果，荔枝，龍眼，還有許多不知名

的，隨着時季的變化，四時都有，價錢也不貴。

有時候，不必花錢買，走到鄉村的人家去，他會大堆大堆的捧出來。

現在，到了這荒涼的北國，沒有了，不但沒有人送給你，就是花錢也買不到。

只有一種柿子，還不是此地出的，要從外縣運來。價錢也很貴，小小的，不到二兩重，一毛錢只買到六個。

紅紅的顏色，很好看。但蒙上一層灰，有點衛生習慣的人，就有點討厭。但沒有別的什麼水果，要想吃，還是只有吃柿子。

天氣冷，凡是液體的東西，大都結了冰。這半液體的柿子，也都結成冰了。如果不用開水燙一下，或者在火上烘一下，吃到嘴裏，會把牙齒舌頭冰得發疼。

## 七二 冷清清的

這裏，從前是一個府，叫延安。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在這附近六七縣，是一個很重要的中樞。離此三十里，有一個城叫膚施。爲什麼叫膚施呢？據說：有一個老頭子，到城外去耕田，看見一支老鷹追一個兔子，他看那兔子太可憐了，就把自己身上的一塊皮割下來給

老鷹吃，救了那兔子。政府知道了這件事，就把個城改名膚施。這個故事自然不可靠。後來取消了府，把延安改名膚施。

人口雖然有八九百戶，但大家都關門閉戶，好像舊曆過年時候一樣。雖然修了汽車路，除了軍事上便利運輸而外，實在沒有多大的用途，自然也不會把此地變得繁盛。除了因為剿匪的關係，駐了許多軍隊，點綴他的冷落而外，就只像一個沒落的市鎮。

街上，自然也有一些行人，看着我這樣一個服裝不同的異鄉人，大家都要放出一付奇怪的眼光來注視。

早上，沒有起床，就清清楚楚地聽到那軍隊裏的號聲。禮拜堂報告時間的鐘聲，非常清脆。此外，差不多一根針落在地上，都可以聽出他的聲音來。

夜裏，除了壁上時鐘的「的答的答」而外，就只有那東一聲西一聲的狗吠。

冷清清的！

### 七三 陽光很短

四面都是高山，只有這個城圈是一幅平地。這幅平地的長度，從南門到北門，不過四分之三里。東南北三

面，都有一條小河圍繞着。西面的城牆，是修在山頂上，但山上並沒有房屋。從東面的河岸到西面的山腳，不過三分之一里。

東南面的山腰上，有一個九層高的寶塔，據說：是唐朝時候建築的。東北面的清涼山，有着許許多多的亭台樓閣。這些亭台樓閣，都是雕樑畫棟。這山上雖然一根樹木也沒有，非常枯燥，但當地人要把他的特點拿出來，成爲八景。在一個石洞裏面鑿了無數的佛像，叫做萬佛洞。兩塊離地面約兩丈高的的岩石山，架了一條長約一丈的石板，叫做仙人橋。仙人橋的一端修了一個亭，叫做仙人亭。此外，還有……

北門外有一個很堂皇的孔廟，幾年前有一次兵災，把他燒掉，現在只有一堆破磚破瓦。

寶塔山的南邊，清涼山的北邊，山腰上，有一叢叢笋子一樣的和尚塔，冷冷落落的立在那裏，表示他在過去的一個時代，曾經很光榮地領導過一段時期的文明。

爲了要保護這個城市，各個山上，都修着許多土城牆，現在更有著許多亭子一樣的碉堡。

山壁上，都有許多土洞。在平地看上去，就像洋房子裏面的玻璃窗。這些玻璃窗裏面，住着一家一家的

[萬物之靈]。

因爲四面都是高山，所以，上午要到八點鐘過，陽光才能照着這一幅地面。而下午只到四點鐘，陽光也就離開這一幅地面而去了。

## 七四 是岸

中國的文人，喜歡游山玩水。在他們玩山游水的時候，又喜歡題詩刻字。

寶塔山下面的石壁上，有着許多很大的字，「嘉嶺山」，「胸中自有數萬甲兵」。據說：這些都是范仲淹西征時，駐兵此地，所留下來的筆跡。

清涼山上，據說：有某詩人在上面讀過書，又有某仙人，在上面修過道，但現在都沒有什麼遺蹟可考。站在城裏，可以看見岩石上有很大的「是岸」兩個字。

這兩個字，當然是包括着「回頭是岸」的意思。對於這句話，從前是早知道了，但不曾加以思索。現在想起來，回頭自然是岸，但前進又何嘗不是岸呢？若果說前進無岸，回頭又何嘗有岸呢？若果說中流有波濤洶湧，前進是很危險，但回頭也不見得怎麼安全。

這兩座山下的河流，從秋末到春初，河水都結了

冰 人們可以從冰上走過去。在不結冰的時候，水很淺，  
可以從水裏走過去。所以河裏沒有橋 更無所謂波濤洶  
湧，

如果說一個人走了邪路，要指點他走一條正路，那  
麼，回過頭來 也是走上他原來的邪路。

歷史是沒有回頭，人生也沒有回頭的，儘管從機械  
的形式上來說，鐵路上的火車，有回頭，但實質上也不  
是回頭的。

## 七五 偷偷地看他一看

幼稚園或者小學校裏面，有一種運動器械，叫做  
「蹺蹺板」。一個木架上，釘了一條木板，有一丈多長。一  
端坐了一個小孩子，一個蹺上來，一個蹺下去；一個蹺  
下去，一個又蹺上來。

天上，也有一個蹺板。木架子就是北極星，兩端的  
小孩 一個是北斗 一個是仙后。仙后蹺上來，北斗就蹺  
下去；仙后蹺下去，北斗就蹺上來。

但有不同的地方。地上的蹺板，只是蹺上蹺下，不  
會旋轉。天上的蹺板，是旋轉，而不是蹺上蹺下。

在南國，是不容易同時看見這兩個星座的。在這

裏，冬末的一月底，夜九時 仙后還掛在西北角，而北斗已經出現在清涼山頭。如果是在秋初，夜九時，也可以看見北斗還掛在西北角，而仙后也已經出現在清涼山頭了。

在南國，北極星很低，北天的星座很少，南天的星座很多。在這裏，北極星很高，北天的星座很多，南天的星座很少。

在南國，常常和女兒們到郊外草地上去看星。白天落雨，路上有很多的水塘。女兒們拖着一雙木鞋，「怕搭！怕搭！」的踏在水塘裏，大家發出一陣「哈哈！」的笑聲。木鞋掉落在水塘裏，脚上也沾滿了污泥。

在這裏，倘若能夠爬到山頂上去看星，那是多麼空曠，多麼壯麗！然而天氣太冷，躲在屋子裏，只有偶然走出去的時候 偷偷地看他一看。

## 七六 學生們的禮貌

這裏的學生，對於教師非常有禮貌。

我在的這個學校 是一個中等學校。在這附近六七縣，就只有這一個中等學校。因為戰爭，曾經停了六七年，現在又繼續開辦起來。開學只有一個多月，學生二

十多人。

我到的一天，學生們知道我來了，而且是從上海來的，他們就跑到我的門口來看。等到我回過頭來，正要找他們談話，他們又好像很害怕一樣，回頭就跑，跑得一個也沒有了。

上課下課，由值日生發出洪亮的口令，很恭敬的行禮。上了課，有遲到的學生，就站在門背後，教師不喊他坐，他是不能坐的。他若果有問題問教師，或者教師有問題問他，都要恭恭敬敬的站起來，垂直兩支手。話說完了，教師不命令他坐，他也不能坐的。

他有事情來找教師的時候，進了門，要脫帽，恭恭敬敬的行一個禮，把帽子戴上，才開口說話。話說完了，又照樣來一次，才能走出去。

在路上遇着教師，要站在路旁，脫帽行禮，教師走過去了，他才能走。

我不曉得，這有什麼意義。

這種習慣之養成，自然不是一天，現在要改變這種習慣，自然也要費很多的功夫。

自從孔子被尊為「萬世師表」以後，每家人的神堂上，都貼着「天地君親師」位，教師的威風，實在是了不



起。「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這種禮節，也就保存到了今天，雖然形式有些改變，但內容沒有什麼不同。

然而，「叛逆」的張獻忠，就是產生在此地；「赤匪」裏面的一個領袖，劉子丹，也就產生在離此一百多里的保安縣，

## 七七 想到南國的女兒

好像是沒有女人的城市一樣，在街道上，是不容易看見女人。十多歲的女孩，大多要把腳包起來，藏在深閨裏。

只有一個小學，在兩百多學生當中，女生的數目，不過二十分之一，而且是低年級才有。小小的女學生，教師有問題問她的時候，她只曉得站起來，埋着頭，不說話。

有一個女教師，還是女子師範畢業的，已經生了兩個多月的病了！

生的什麼病呢？

因為她是一個未婚女子，有一個未婚的男教師向她求婚。父母對她有嫌言，別人也對她有笑話，她就不來上課，說是生病了。

我想到了南國的女兒們，不穿襪子，拖着一雙木鞋。「怕搭！怕搭！」的跑來跑去。每天還要到邕江裏面去游水。畢業後，要到很偏僻的獠民區域去辦幼稚園。有男子向她求婚，她也能很適當的去處理。

這真有些天南地北，中國，實在是一個複雜的社會。

## 七八 帶回來一些蝨子

拿衣服給別人去洗，要十多天才能拿回來。價錢很貴，而且洗得不乾淨。穿在身上，皮膚發癢，脫下來一看，爬滿了許多蝨子。

完全是一個封建城。雖然有馬路，有汽車，汽車帶來了香烟，洋油，洋布，以至洋米，洋麵，給他染上了資本主義的色彩。班級制的學校，自然也是資本主義的產物。雖然有了這許多資本主義的東西，但他的封建的內容，是不會有多少被摧毀。

在封建的社會裏，衣服是不給別人家去洗，也不容易替別人家洗衣服的。

因此，你拿衣服給他洗，他不會當成一件事，所以十多天還不洗。就是洗過了，也不馬上還給你，堆在他

的床頭，他的床上有蝨子。這蝨子既然是動物，當然就會運動到你的衣服上來。

## 七九 決定與城共生死

我是十二月十一日到了此地的。十二日平靜無事，十三日就發生很大的變化了。

駐在此地的軍隊，十二日夜裏，向南撤退了。有了什麼事故呢？誰也不知道。

有的說：「是開去援助綏遠抗戰。」

既然是援助綏遠抗戰，爲什麼不向北前進，而要向南後退呢？

有的說：「是有幾萬赤匪竄回來了。」

但是，如果是赤匪竄回來，這裏的駐軍，應該用死力防守。

.....

各種理由都不充足，各種說法都不能確定。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的，不是援助綏遠，不是赤匪回竄，而是內部發生問題。

人心是非常驚慌了。

幸而，從南方來的這個委員，還沒有北上。他是國

內有名的某軍官學校的畢業生，而且身經百戰，膽量充足，他決定與這個城共生死。

於是，組織城防司令，他自己做司令官。把保衛團與保甲隊集中起來，分配了防守地點。另外，還有救護隊，巡查員，居然是到了戰時的狀態。

## 八〇 留一連人也不行

一面是驚驚慌慌，而一面也是平靜無事。

到了十五日的下午，從北方的盤龍鎮開到了五連軍隊，是來接防的。有了這樣多的軍隊來接防，什麼也不怕，人心也就更安定了。

但是，到了夜半，才知道，這五連兵是來幹什麼的呢？並不是來接防，而是來接這個委員的。這個要「與城共生死」的委員，現在要北上了。

要求他留下一連人來守城，他也不答應。他只留下幾百粒子彈，並且對許多紳士們說：「你們要走就和我一道走，如果現在不走，再過兩天，你想走也走不動了。」

但是，究竟是爲了什麼事情呢？

誰也不知道！

## 八一 是人靠不住

十五日的夜裏，我們已經睡了，而且睡得很好。忽然有人來「砰砰砰」的拍門。我從熟睡中驚醒起來，昏昏糊糊的，只聽得說：「快起來！快起來！校長有事情找你！」

我們到了校長室，校長開口說：「大勢不好了！」他把「委員要走」的事情告訴了我們之後，他說：「我呢？實在兩難，要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我實在是想走，但有責任在身，學校怎麼辦？學生怎麼交代？」

時鐘「鏗鏘鏘」的響了十二下。

「非走不可，赤匪進城，要燒殺擄掠。」一個人說。

「我們是辦學校的，和赤匪有什麼仇恨呢？而且，保衛團和保甲隊，也有好幾百人。」

「靠不住！」

「這是什麼意思呢？是說力量薄弱呢？還是說……」

「是人靠不住！這都是些窮光旦，壞得很！」

「那麼，走就是安全的辦法嗎？」

校長又遲疑不決了。

決定不走，我們又回來睡覺。

## 八二 一切要負責任呀！

大約到了三點鐘，我們正睡得很好。又有人來打門，「快走！快走！遲一刻就不能出城了！」

校長是決定走了，他說：「除了學校的圖章和公文而外，我什麼東西也不帶。跟着委員走，再過一點鐘，城門就不開了。縣長也決定放棄這個城，明天夜裏走」。

「我們走到那裏去呢？而且，路上也不見得安全的。」

「不！委員有五連兵保護。」

「但是，我們爲了什麼呢？」

校長一面和我們談話，一面收拾公文和校章，他是非走不可了。并叫書記寫了一個佈告：「時局變動，提前放假。」蓋上一個圖章，趁學生們正在睡覺，趕快貼出去。

大約談了半個鐘頭，我們是決定不走。即使是赤匪來了，他總不能不要學校。如果怕弄得混亂，窮人趁火打劫，但我們既沒有什麼貴重的財物，和本地人也無仇無恨！

校長答應留三百元錢給我們，但管錢的會計說沒

有錢了，只留了三百元的支票，明天向縣長去拿，縣長就是校長的侄子。

他們臨走的時候，那個會計再三的對我們說：「二位先生既然不走，一切要負責任呀！」

這個學校的開辦費是七千元，實際用了的，不過二千多。

### 八三 把人抓來沒有？

他們走了以後，學校裏就只有我和教務主任，我們兩個都是外省人。這時候，學生們還正在好睡，我們也不繼續睡覺了，商量怎樣維持這個局面。

備告，我們沒有貼出去。吃飯問題，有五十袋洋麵，可以解決。三百元的支票不管拿得到拿不到，總要去交涉。一面 還是繼續上課。

天亮了，學生們起來了 聽得校長走了，會計庶務都走了，大家弄得張皇失措，東一個，西一個，沒有辦法了。

教務主任把支票拿到縣政府去交涉，我就召集學生們來談話。

「走，就是辦法嗎？走到那裏去？我們不能走！」

學生們也同意，大家不走。

教務主任回來了。昨夜校長走出校門，又到縣長那裏去，不知是什麼原故。他丟了一張五百元的收據給縣長。縣長交給我們，是到某商號去拿錢，錢拿到了，就把這張收據給那個商號。

這是從西安兌來的一千元，校長已經拿了五百元，餘下的這五百元，叫我們去拿。

第一次去拿，他說到下午。下午去第二次，他說還要等一下。再去第三次，還是沒有。自然，他看見這個時局，這筆錢也就不想交出來了。

我們只好再去找縣長，縣長就派一個人同我們去，並且說：「如果他不拿錢，就把人抓起來。」

等我們空着兩手回到縣政府的時候，縣長開口就說：「把人抓來沒有？」

只好等明天再說。

## 八四 才明白了真象

縣政府裏面，整天開放着留聲機。但城裏的人心，是更加慌亂了。有錢的人，想跑，跑不動。沒有錢的人，很怕，又不知是怕什麼。



十六日，赤匪派兩個人送一封信給縣長，說：「共同法，恢復交通，維持治安，一切行政組織，毫不變動。」

縣長把這送信的兩個人綁起來了。

十七日的上午，縣長帶着許多人跑出城去。在半路遇着了紅軍的游擊隊，不准他走，要他回來維持治安。

中午，紅軍的代表進城來，只是一個人，什麼東西也不帶。他對老百姓說：「不要怕，不要驚慌，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中國人要一致抗日。」

下午，又來了兩個代表，也沒有帶什麼東西，都是空着兩支手，來和縣長商量「恢復交通，維持治安，紅軍絕不進城。」

大家才明白了「西安事變」的真象。

## 八五 夜半鎗聲

縣長招待這三個代表吃了酒席，就送他們到我們這個學校裏來借地方睡覺。縣長臨走的時候，對他的保衛團的團長說：「派二十個兵，保護保護這三位同志。」

「保護？」

這一夜我不會好好的睡覺。我想，一定要在這裏發生什麼流血的慘劇。

大約在三四點鐘，聽着鎗響，而這鎗聲，就恰好是在我們房子後面一樣，院子裏的脚步聲，跑來跑去，又聽不到人說一句話，

「啊！這一定是殺那三個代表了！」我心裏想。

不過幾分鐘，鎗聲又響起來了。

「開戰了吧！」

但不過幾分鐘，也就沒有了。

天亮了，才知道這三個代表並沒有死，縣長是準備要殺他們的，但有人反對，以為若果殺了，紅軍進城，地方一定要弄爛。

這消息走漏出來，就有當地的民衆，來把這三個代表接出去了。

昨夜的鎗聲，是縣長出城時放來示威的。他帶了一百多個團兵跟着走，出了城門，還沒有過河，團兵就散了一大半。

以後，又被紅軍的游擊隊截斷，跟着他走了的，也不過十多人。

## 八六 縣長走了以後

紅軍本來是不進城的，但縣長走了，治安無人負

責，所以才開一部份人進城來，和當地的保衛團保甲隊組織城防司令。又召集當地人士，組織臨時治安委員會。

進城來的紅軍衣服襤褸，實在不成樣子。他們把住的地方安置好了，就好像沒有紀律的一樣，到處亂跑。看到可以走的人家，他就走進去。我們學校裏也來了一些，一進門來，他就笑嘻嘻的說：「你們還怕嗎？現在不要怕了！」

看他的樣子，好像叫化子一樣，但他一談起話來，世界的和平陣線與侵略陣線，中國的抗日陣線與親日陣線，他清楚得很。

過了幾天就召集當地民衆組織抗日救國會。在西安沒有委派縣長到這裏來以前，一切行政事務，都由抗日救國會負責。這個會，一面是羣衆的組織，一面也就是行政的組織。

## 八七 新文字的出台

紅軍進城的第五天，開了一個衆羣大會，到台上去說話的人，各色各樣都有。

有一個代表，在台上說出了「學習新文字」的話，於

是：「學習新文字」的口號 就在會場裏高喊起來。

抗日救國會成立的一天，會場上有許多紅紅綠綠的旗幟，主席台當中掛的一幅白布，就是用新文字寫的，意思是：

「拉丁化是東方偉大的革命。

我們要用抗日的戰爭來完成民族的革命，同時，也要用拉丁化的新文字來完成文化的革命。」

此後，各處都學習起新文字來了。經過了十多天，到「一二八」紀念大會的時候，各處貼的標語，各人手裏的旗幟，都有新文字出現了。

## 八八 新文字的難關

在我們學校裏面，他們也派人來教新文字。他們是用北方話的方案來教，而不知陝北方言和北方話方案有不盡相同的地方，譬如：G K X 的變音，Z C S 與 ZH CH SH 的分別，教了許久，學生們還是弄不清楚。

再如：正寫草寫的四種體裁，以及五個界音符號，學生們也覺得很麻煩。

又如：mn 與 iou 的例外，學生們也弄得莫明其妙。

至於他們自己辦的學校，許多都是用新文字教。學

生們學了新文字，覺得沒有什麼用處。因為現在還是漢字的世界，他們週圍的書報，都是漢字，他們學了新文字，還是不認識的。

他用新文字寫信給他的朋友。他的朋友看不懂。他的朋友用漢字寫信給他，他又要去請別人代他看。

知識份子，學起來是很容易，不多幾天就學會了。但是，學會了以後，不多幾天，又忘記了。因為，新文字不能供給他的糧食，他要吸收知識，還是要向漢字跑。

## 八九 不能上課了

他們幹青年工作的人，把學校裏的學生和沒有進學校的青年，共同去組織一個「青年俱樂部」，說是「要加緊我們的學習」。

要練習演劇，多少時間公演一次。

要練習唱歌，每週要唱會若干首歌。

每週要開幾次同樂會。

要出去宣傳，寫標語。

要練習演說 開問題討論會。

還要組織學生自衛軍。

一天忙得不得空，學校裏的功課，反而不能上，只

好減少了。

學生們也弄得不願意上課，俱樂部的工作，他反而有趣得很，

## 九〇 五百塊錢

我們要到某商店去拿的那五百塊錢，縣長走了以後，他當然是不肯拿出來了。但他怎麼說呢？

「要等西安兌錢的條子到了，才能拿給我們。」

「那麼，校長的五百元又怎麼拿的呢？」

「那是校長的面子。」

這樣，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呢？

因為 這個學校的開辦費，是七千元。校長託西安的朋友向教育廳領來，交給西安的商店 西安的商店發貨物給延安的商店，學校向延安的商店拿錢。七千元已經拿了六千元，剩下的就是這一千元。這一千元，校長已拿了五百元。

過了許久，這個商店來和我們辦交涉，不但這五百元不給我們 反要問我們要五百元。

因為他接到西安的商店來了一個電報 說「接延安學校來的電報，一千元不兌，趕快設法。」

這一千元既然不兌，校長已經拿了的五百元怎麼辦呢？校長走了，是我們在這裏負責，當然他要來問我們要。

這個「延安學校來的電報」，究竟是誰人打的呢？

糾紛自然是有了，但這五百元，我們是不能負責，不過受了一些無謂的糾紛而已！

## 九一 五十袋麵

校長走的時候 學校裏有五十袋麵。學生的伙食，以及學校的一切雜用，都全靠這五十袋麵來維持。

這五十袋麵 是向這裏的軍隊買的。

軍隊裏有四千袋麵。軍隊走的時候 把這四千袋麵交給縣長。縣長走的時候，又交給商會會長。縣長走了以後，紅軍未進城以前，這四千袋麵，有的被幾個人瓜分了，有的被民衆搶去了，完全沒有了。

過了二十多天，這個軍隊派人來了，來清查這四千袋麵。把商會會長找起來，問他要。算四塊錢一袋 四千袋是一萬六千元，就問他要一萬六千元。

這個商會會長，就是和我們有五百元交涉的那個商店的老板。他沒有辦法了，就隨便誣賴一些人，把我

們這五十袋麵也算在裏面。

軍隊裏的人，就來把我們找去，要我們拿出二百元錢來。如果不拿錢，就要把人扣留起來，帶到西安去。

但是，我們這五十袋麵，是出了錢的，是軍隊未走以前買的，不是在四千袋裏面的。

就算是沒有出錢，那也是校長的責任，我們也不能夠負責任的。我們不能給錢，而實際上我們也沒有錢。

然而，他不管這些。但是，結果，我們還是沒有給。

這又是一場無謂的糾紛。

這四千袋麵，牽連到很多很多的冤枉人。

有些拿了麵的紳士，去找紅軍裏面的負責人來調解。然而，怎麼調解呢？他不能說這不應該清查，也不能說拿了麵的人不應該給錢。結果，紳士們說出了一句話，叫做：「官官相衛」。

## 九二 這叫做「越俎代庖」嗎？

我們知道了「西安事變」的真象以後，就寫了一封信給教育廳，說明了這個學校的真象，要他給我們一個辦法。

沒有回信。



本來，只到一月十號就放寒假。事變以後，我們也只準備維持到一月十號，給教育廳的信，我們也說明白了的。但十號以後怎樣辦呢？繼續辦不辦呢？

學生們要求不放寒假。但不放寒假，伙食怎麼維持呢？

紅軍的教育部來維持。但他只能維持現狀，不能完全負責。他要等西安教育廳的最後答復。如果西安不辦，他們才能負完全責任。

我們在十號又打了一個電報去問，是不是繼續辦？

過了十五天，才得到一個回信，說：「該校是否續辦，自有×校長負責，毋庸越俎代庖」。

「毋庸越俎代庖」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用不着你來管」。

校長走了，教職員應該負責。倘若教職員也走了，學生也應該來負責，

這叫做「越俎代庖」嗎？

### 九三 我們吃草的時候

雙十二以前的教廳要我們到這裏來辦學校，雙十二以後的教廳認為我們是「越俎代庖」，我們尚有何話

可說？

蘇維埃的教育部，在沒有得到西安的「決定不辦」以前，他是不能負完全責任，他只能維持現狀。就是他來負完全責任吧？他也是照他們的辦法。

他們的辦法，沒有薪俸，任何人都沒有薪俸。除非是在外面請來的專門技術人才，如醫生，無線電教師等，才有點薪俸，但數目也很少。

吃飯，到糧食部去領糧食。小菜，每天每人發三分錢。什麼人都一樣，就是有些受特別優待的人，每天也只五分錢。

三分錢 在此地值十二個銅板，連油鹽在內，究竟買得到些什麼？

尤其是當地的許多小學教師，本來，已經五六個月沒有發薪俸了。現在也給他一天三分錢，一家老小究竟怎麼過？

但是，在他們說起來：「現在，有房子住，有小米，有蘿蔔白菜，差不多等於到天堂了。」

「在保安，簡直沒有房子，完全是住窯洞。但窯洞也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躲飛機，飛機來丟炸彈的時候，不用另外挖地窟。」

「以前，過草地 過雪山 我們吃草的時候，幾百里路無人烟，有三十幾種草可以吃。有些有毒的草，吃下去就痛病。那種困苦 是一般人做夢也想不到的。」

## 九四 爲什麼不取消房租？

當地的民衆向他們提出了要求，取消苛捐雜稅，取消高利貸，取消房租。他們都答應了。

後來出了佈告，「取消房租」的這一項，沒有。

爲什麼呢？

他們說：延安是蘇區中的白點。離城十里，以及附近的保安，安塞等縣，都是蘇區。蘇區中的豪紳，都集中到這裏來。

豪紳的房子，租給豪紳住，這應不應該取消？

豪紳的房子，租給窮人住，取消了，自然對於窮人有利益，但房主可以把房子收回，不給你住。

窮人的房子，租給豪紳住，這應不應該取消？

窮人的房子，租給窮人住，又怎麼辦！

所以，……………

## 九五 先甜後辣

過去 紅軍到了什麼地方，就要打土豪，分田地；打劣紳，分財產，弄得非常厲害。

現在，到了延安，不這樣做了。

他們說：「因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土豪做不成土豪，劣紳做不成劣紳，資本家也做不成資本家，大家都同樣要做亡國奴。」

「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要求，就是要抗日。日本帝國主義，才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敵人。大家當前最大的任務，是要救中國。」

但是，許多豪紳，心裏還是懷疑，而且還是很恐怖。所以他們有一句話，叫做「先甜後辣」。現在給你一點甜的東西吃，將來辣的時候，要給你下不了台。

## 九六 是給人家「共」來的

說到「共產」，就會連想到「共妻」。

紅軍中的女子，穿的衣服和男子是一樣。她們要在這「沒有女人的城市」裏來做婦女工作，真是不容易，她們走到人家去，去拍婦女的房門。裏面就要問：「是男的還是女的？」

她們腦筋裏有一種觀念，以為這些婦女，是給人家

「共」來的，她們不止在腦筋裏想，還要在口裏說出來。

她們就從男子方面來發動。文化界，各機關，抗日救國會的負責者，以及紅軍士兵，都負責去推動他們家裏的親朋的婦女。

這樣，男女合作，經過了一個多月之後，也就成立了許多婦女會。開民衆大會的時候，也就有了婦女來出席。

而「反對童養媳制度」，「反對纏足」，「婦女要參加社會工作」，等等標語，也出現在街道上了。

另一方面，在這一段時間，「辦喜事」的人家特別多。這也就是怕自己的婦女被別人來「共」去了，就率性給她早一點結婚。結了婚，就可以保險了。

## 九七 從來沒有的

我起初到這裏來的時候，冷清清的，一點聲音也沒有。

過了一個多月，變成熱烘烘的了。街上，擠滿了行人，賣雜貨的小攤子，出現了三百多個。飯館，也有了五六家。這是從來沒有的現象。當地的商人們都很高興，而不知這只是暫時的軍事的繁榮。

西安，又派了一個縣長來。

如果是在以前，縣長一定被殺。現在，不但不殺他，反而要開會歡迎他。

這也是從來沒有的現象。

## 九八 保護教堂

延安有兩個教堂，一個天主堂，一個耶穌堂。

耶穌堂裏面的牧師，天主堂裏面的神父，在紅軍要進城的時候，他早已跑了。

教堂裏雖然駐了一部份紅軍，但一切用具，並沒有毀壞，他的財產，自然也沒有沒收。

西安政府，還來了一個保護教堂的佈告。而牧師神父也回來了。

## 九九 衝破了三邊的神祕國

陝西與甯夏綏遠交界的一支角上，有兩個縣，靖邊、定邊，再加上一個安邊堡，叫做「三邊」。

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之亂，有法國教士十多人，在這裏被殺。當時稱為「三邊教案」。後來，議定賠款六十萬元。自光緒二十七年三月起，分十期交付，每三個

月爲一期。交了三期之後 因爲地方貧窮 無力籌款 教堂又提出條件，以附近長二百八十里寬八十里的地方，作爲抵押。後來，他又反客爲主 擴大了長三百多里，寬一百多里的地面 一切政治經濟文化上的權柄，都由他管理，中國人反而不能過問。他在那裏設關設卡，居然成了一個小小的國家。他又不許人隨便出入，裏面的情形，外面一點也不知道，非常神祕，因此 叫做「三邊的神祕國」。

當地的人民，給他做奴隸，一點也不得自由，非常痛苦。雖然幾次請政府收回，但國內只顧打仗 當然管不了這些事。

到民國二十四年一月，經了多次的交涉，才在北平定了條約，收回。但是，根深蒂固，「神祕國」的外形與內容，還是不會改變。

自從定了收回的條約以後，再經過這兩年來的演變，這「三邊的神祕國」，才算是完全衝破了。

一九三七，二，七。

在延安寫完。

---